



列寧的一生

附錄：列寧論中國

譯 冰 鐵

列寧的一生

鐵 冰譯

A731

662

列寧的一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日出版

發行額：四〇〇〇本

每冊實價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

譯者 人 鐵 冰
發行人 上海雜誌公司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文通路六十二號

支	上海福州路	分	長沙東吳街
店	廣州永漢北路	店	武昌胡林漢路
店	梧州大中路	店	成都前堂街
店	宜昌二馬路	店	西安南院門
店	重慶武庫街	店	昆明西華路

出版物：第0212號

乙 類：第114號

列寧的一生

目次

一 列寧的出生及其兄的喪亡	一
二 列寧的學生時代和他的思想背景	四
三 彼得格勒時代——工人運動的組織者	一〇
四 在西伯利亞流放的「危險人物」	一四
五 列寧的「火花」和「幹什麼？」	一八
六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分裂・多數黨的起源	二一
七 一九〇五年革命——最初的工農蘇維埃	二八
八 反動時期的學者和著作家	三五
九 復活的曙光——列寧的議會政策	四〇
十 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國際」的破產	四四

十一	「第三國際」的形成・在泰麥華德會議上」列寧	四九
十二	瑞士的亡命生活	五五
十三	在岡彼得格勒時所謂「德國偵探」的列寧	五九
十四	革命的前後・「一切權力歸蘇維埃」	六二
十五	在克里姆宮的生活・反革命者的暗算	七〇
十六	俄國革命與列寧	七四

附錄 列寧論中國（論文五篇）

1.	中國的戰爭	七八
2.	復興的中國	八五
3.	亞洲的醒悟	八八
4.	落後的歐洲及先進的亞洲	九〇
5.	中國的德謨克納西奧民權主義	九四

列寧的一生

一 列寧的出生及其長兄的成仁

世界上最被憎惡和最被敬愛的人，莫過于尼古拉·列寧。世界上無論那個角落裏。都可以聽見這個輝煌的和偉大的列寧的名字。可是列寧的本名伏拉基米爾·烏里柯諾夫，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很多了。那個摧殘無產階級革命動運的餘波——他的化名，反而掩蓋了他的本名。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雖在成功之後也仍由「尼古拉·列寧」這個名字，來象徵偉大的紅色的十月勝利。

列寧於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日生于塞姆比爾斯克省，那一省是位置在俄國人最親愛的慈母——伏爾加河岸上。他的父親雖出自農家，然因做了塞姆比爾斯克市政廳的參議官，所以就得着貴族的頭銜。他的父親死于一八八七年。他的母親名叫馬

麗阿列克山達落後，在車站有一塊小小的土地，丈夫去世以後，又承受了一份養老金。

列寧的父親，當過小學校的校長，凡在伏爾加地方的教師們和農民中間，都留著很高的聲望。他是一位很熱心的教育家，他的熱心，有子女五人——三男二女——來報答他。他們一家人都能各精一藝，或善於美術，文學，科學等等。他們的家庭，儼然自成了一所小規模的大學校，像這樣人人都有趣味，自然會產生出一種親熱的家庭精神來。兄弟姊妹不但互相親愛，並且都敬愛他們的父母；國家彼此的感情，確實異常濃厚。

可是從這個溫暖的家庭的窗子裏朝外一望，就可以看見在那裏有千百萬過著悲慘生活的民衆正在專制政體下面呻吟著。於是列寧的兄弟姊妹們一隨着對於知識的熱情，也漸漸興起對於民衆的熱情。熱情一天天的增加，最後竟完全獻身於勞動者和農民的解放事業及教育事業。」

一八八七年，發生了一場大悲劇，給少年時代的列寧一個很深刻的印象。什麼悲劇呢？就是當年五月二十日，他的長兄亞歷山大被關在狩爾塞爾布格的牢獄裏。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成功的恐怖主義者之秘密結社「人民自由黨」，在更反動的俄皇亞歷山大三世和樸皮德諾斯却夫執政之下，失去了許多黨員。「人民自由黨」在這時候，實已被沙皇統治粉砕殆盡。最後的領袖赫爾曼曼紐巴金當時也被關在狩爾塞爾布格的牢獄裏。但是恐怖主義者的精神，却還在當時知識份子的青年中間活動着。當剛在暗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的第六年上，即一八八七年三月一日，有一羣恐怖主義者，又準備在里斯基大街上暗殺俄皇亞歷山大三世，主謀者即列寧的長兄亞歷山大。

結果亞歷山大和十四個同志一塊被捕，他爲營救別同志起見，什麼都自己一人招認，竭力替同志辯護。後來審判的結果，有同志五人宣告死刑；其中有一人就亞歷山大。從前俄皇對下這死刑判決書批准蓋印過冬宮之一室，後來彼當時十

七歲的少年列甯坐在裏面，來處理工農政府的事務了。列甯也許有時會忘記他的長兄亞歷山大；他有位朋友常常這樣說：「我每次到從前做過皇宮的那個房子裏去訪問列甯，他沒有一回不想起他的長兄那次的處刑和處刑所給與他的印象。」他又說：「我看列甯的自然風度，很像那個塞姆比爾斯克市政廳的參議員——他的父親；但看他的思想的傾向，却又令我想起那位被處刑的他的長兄的面影。」

亞歷山大被處死刑之後，列甯的母親，自然只有傾全心之愛於列甯，以慰她那慈傷的心。列甯也從心坎裏愛這位可憐的母親。列甯雖在被沙皇政府放逐出來過亡命牛的時候，也常常拋棄一切忙碌的事情，特意跑到瑞典去訪問母親，安慰她的晚年。列甯的母親，是在一九一三年去世的。

二 列甯的學生時代和他的思想背景

列寧曾進過塞姆比爾斯克中學。這個中學的校長費多克倫斯基，就是俄國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的總理克倫斯基的父親。這位鄉下的校長先生，自然沒有想到自己的兒子後來會爬上俄國政府最高的地位。至於烏里鴉諾夫家裏的那個少年，後來竟變成意志堅強如鐵的列寧，從他的兒子的手裏奪去了俄國的政治權力，以全世界的資產階級為仇敵，領導全俄羅斯的革命，和全世界的社會革命，這樣的事，尤其是他所夢想不到的。

一八八七年，列寧畢業於塞姆比爾斯克中學，畢業後就再學到卡站大學法科。還因為他是大逆犯人的弟弟，一時沒有資格致入首都的大學。列寧在卡站大學所過的學生生活，為時甚短。他在一個月終了，因參加學生的革命運動，就被卡站大學開除了。

一八一九年，列寧從鄉間跑到彼得格勒，設法致進了彼得格勒大學，學習法律和經濟，得了學士學位，做了律師。列寧雖做律師，但法庭上却只到過一次。法律

家的事情，一點也引不起列寧的興味。他把他先前偶然到法庭去實習的事情，時常當作笑話來談的。當然列寧的使命，完全在別的方面，他是傾心於革命運動的人。

當時俄國民粹派相信：俄國不必經過像西歐各國那樣資本主義發展的殘酷的過程，就能夠達到衆人幸福的新社會。他們把俄國農村所遺存的原始土地共有制度，以及隨這制度而產生的共產主義的本能及習慣，看做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東西；主張愛護這一寶貴的制度和乎本能，認為不必經過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就能夠在這制度上面建立起共產主義的社會。尼古拉·米哈羅夫斯基，就是這一派著名的代表，他反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學說，排斥那主張一農民的無產階級化，是進化到社會主義的過程一的馬克思主義思想。

可是到了，一九〇〇年，馬克思主義就大大的輸入到俄國了。資本主義也來到俄國了。雖然民粹派對於那斯拉夫民族所特有的「美妙」的制度和「尊貴」的本能，依然表示熱烈的愛護，可是俄國也漸漸資本主義化了。因此農民也逐漸無產階級

化了。這種資本主義的苦惱，不久就反映到俄國的思想方面。米哈羅夫斯基等民粹派和普列哈諾夫等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就起了非常激烈的爭論。但是到了後來，就是米哈羅夫斯基自己，也不能不承認：實際生活的事實，已足以證明雖在俄國形勢之下，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也到底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了。到了列寧投入這個爭論的漩渦之中而出現的時候，許多民粹派份子多少已經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了。就如列寧的長兄亞歷山大，雖是人民自由黨的黨員，也是在某一點上已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了。在三月一日事件（暗殺俄皇亞歷山大三世的陰謀）未發生以前，他同柯爾托夫有發行社會主義叢書的計劃，第一冊就預定翻譯馬克思關於黑格爾哲學的論文。

當時的民粹派運動，餘波及于以後的「社會革命黨」和「勞動派」（也有人叫做民粹派社會主義者）。社會革命黨是由比較富裕的農民和知識份子結合而成，他們以「土地問題」為唯一政綱。一直到二月革命後，都主張給與相當的賠償，把土

地收歸國有。勞動派起于第四國會勞動派議員的一團，他們代表知識份子、事務員、小店主、消費組合指導者、保守、農民等等。他們差不多沒有一點社會主義的色彩。在二月革命的時候，克倫斯基領導過這一派議員。這兩派繼承一九〇〇年來哈羅夫斯基對普列哈諾夫的爭論，一直到革命當時為止，却同馬克思主義的一社會民主黨一對立。革命以後，他們差不多統統集合在社會革命黨一旗幟下面；其中革命的份子又再分化成爲社會革命黨左派，同多數黨提攜；至於克倫斯基，捷爾諾夫，布列史可夫斯加亞等社會革命黨右派，則與少數黨提攜，而同多數黨對立。

社會革命黨右派的中心人物，現在多年亡命在國外，乞憐于英法資產階級，請求他們幫助進行推翻丁農蘇維埃政府。

一九〇〇年時期的俄國。在經濟生活上，是俄國資本主義化開始出現的時代；在思想上，是反映這個事實的民粹派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的分化開始實現的時期。當時列寧也捲入這一漩渦中，但是他已經踏入了馬克思主義的陣營裏了。

列寧以後，同社會革命黨進行過生死鬥。列寧沒有嘗過人民自由黨的黨員，也沒有信仰過民粹派的學說。列寧的出現，乃走在民粹派的爭論之後，在學說上面，他和米哈羅夫斯基完全立在極端反對的地位。雖然如此，列寧對於初期的民粹派運動，曾經表示過相當尊敬的。他也曾為民粹派那種勇敢的革命精神所鼓舞。列寧最初戴上社會主義的冠冕，正是因為他對于民粹派壓迫的鬥爭。雖然如此，但像列寧那樣，把尊敬民粹派這些最初反抗專制政治鬥士這件事教導給勞動者的人，却還不曾有過。

由列寧的眼光看來，像柴里模夫和蘇斐亞，赫羅夫斯那樣的運動者——在俄羅斯變成了人民的監獄時，在一切自由的朋友都被窒息着，而俄羅斯勞動者剛剛形成為一階級的時候（從一八七〇年代終末，到一八八〇年開始），揭起了反叛的旗幟，對於沙皇投擲炸彈，開放手槍的那些運動者，都是燦爛輝煌，品格高尚的人。列寧一點也不客氣地，挺身出來繼承他們遺業。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這個遺

業，是我們的東西。真是我們專有的東西。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柴里樸夫所做的事情，格外擴大起來，那個爲勞動階級的朋友，起初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的柴里樸夫，實際上是共產主義者。我們爲要在新的社會狀態下面實行柴里樸夫的事業，不可不做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

列寧又很歡喜那個木匠而且是最初偉大的勞動階級指導者哈爾起林。列寧屢次這樣說：「像哈爾起林那樣的勞動者，已經不是對付那一個的怪物用炸彈或手鎗去對付的孤立的鬥士了。這種人做多數勞動的先鋒的時候，就是『沙皇統治』滅亡的時候，同時也是『資產階級統治』滅亡的時候。」

三 彼得格勒時代——工人運動的組織者

一八九一年，列寧到彼得格勒不久，就發表了一篇馬克思主義的論文。當時俄

稱爲俄國社會主義之父的普列哈諾夫讀了這篇文章說：「這青年他日必成爲危險人物」，這真是有識見的預言。在十五年後，列寧就從普列哈諾夫手裏奪取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指導的地位；二十五後，竟把普列哈諾夫逐出工農蘇維埃大會之外了。

這一舉而定列寧之名的論文，是些什麼呢？就是他在論壇上同民粹派的老指導者米哈羅夫斯基論戰的一些文章。他用「伊林」這個化名發表了許多很好的關於經濟學的論文。因之，他也成爲俄國有名的人物了。列寧這些論文，主要的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去批判民粹派的文章。民粹派的聲譽，遇着列寧的這些文章的力量，就立刻發生動搖了。真是好像有一個很偉大的人，把小資產階級們的水池攪亂了。水一流動了，地平線上出現新人物了。沈滯的空氣，已被激動了。那裏已有新鮮的風吹來了。

列寧從卡站大學被開除出來，還未到彼得格勒的時候，是居在沙馬拉的地方，那時他已經感染着馬克思主義了。所以他一到了彼得格勒，就立刻去找馬克思主義

者；然而當時還是民粹派思想的全盛時代，結果他連一個同志也沒有找到。不過過了不久，列寧的周圍，就集合着少數勞動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形成了一個小小的馬克思主義團體。兩年之後，他們就在彼得格勒組成了一個「勞動者解放鬥爭同盟」；列寧領導這個團體，發動過最初的勞動者的同盟罷工。同時他寫了一本說明彼得格勒勞動者的經濟要求的小冊子，接着又寫了一本題為「罰金論」的小冊子，也秘密出版了。「罰金論」是一本最容易明白把馬克思主義通俗化了的小冊子。

這時的列寧，已被警察注意。他是無晝無夜地在勞動者們的生活窺裏過活了。他的周圍，還只在很少的同志朋友。而當時所謂革命的知識份子，差不多都仇視他。

列寧對於勞動階級，這時已經非常親愛了。他對於有才幹的勞動者，尤其表示尊敬和親愛。列寧常常推賞一位勞動者巴布守金，說他是一個難得的戰士；當時無論在彼得格勒開始進行革命動運也好，組織勞動者的團體也好，佈告同盟罷工也

好，出版「火花」雜誌也好，列寧都同他一塊幹。巴布守金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也曾有過很大的活動；等到一九〇七年列寧被放逐于西北利亞的時候，偶然從放逐者的一人中，聽說巴布守金在西北利亞被林內康普將軍鎗殺，他表示非常痛惜。

列寧又愛另一生勞働者舍爾諾夫如兄弟一樣。舍爾諾夫在彼得格勒勞働階級之間，非常有名，雖是一個極其有名的戰士。列寧常在同志之間，推賞這二人為同志們所應該學習的模範，為勞働階級真正優秀的指導者。

當列寧在世的時候，那些在西北利亞或烏拉爾地方蘇維埃機關，或黨的領導機關做領導工作的勞働者，他們一到了人民委員會或全俄蘇維埃大會裏來，就到列寧那裏去，說起這樣的話以喚起他的記憶：「你還記得麼？在九十年代之初，你不是在這兒那兒為我們發行過秘密小冊子，組織過同盟罷工麼？」那些勞働者時時刻刻沒有忘記列寧。他們知道列寧是他們的導師，是最早把共產主義的光輝給與他們的人。他們個個把列寧當作他們最親密的朋友，真正偉大的指導者。

四 在西北利亞流放的「危險人物」

普列哈諾夫說「他日必成爲危險人物」的人，從官廳的眼裏看來，那時已經是「危險人物」了。一八九〇年之末，列寧被捕，很久關在彼得格勒的牢獄裏。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列寧被勅令流放于西北利亞。一直到一九一七年，差不多二年間，他是過着亡命者的生活。

就是在西北利亞荒野之中，對於偉大的列寧，也並不是簡單的沉默，和無聊的「積雪」而已。列寧居在蘇沈司可的村落裏，還是不斷的研究和寫作；這種偉大的努力，就是用伊里奇，伊林，擇林，列寧等變名，發表了許多著作。其中最初的小冊子，是「俄羅斯社會民主黨諸問題」指明俄國社會主義運動應該採取的一般方針。當時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之間，關於下面的這個問題，也難給與決定的回答。什

麼問題呢？就是勞動者對於沙皇的政治鬥爭，和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一經濟的社會主義鬥爭」，這兩者應該建立在怎樣的關係上面。列寧對於這個問題的主張如此：即是俄國無產階級，應該不必等待到獲得政治自由之日，就立刻起來組織勞動者的階級的政黨，同時與專制政體及資本制度作堅決的鬥爭。

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首倡者，普列哈諾夫，阿克塞里路德，查斯里琪等，這時已經過了團體活動者；列寧的小冊子一落到這個小團體的手裏，他們就立刻看見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地平線上已經出現了一顆鮮豔的明星了。特別認為這一位青年是俄國勞動階級真正的指導者，不惜加以種種讚美的人，就是後來成爲這個青年的勁敵的阿克塞里路德，他替列寧的小冊子的序言，稱贊列寧是「普列哈諾夫以來第一個出色的勞動階級運動的指導者。」

列寧在西北利亞流放中所寫的重要著作，還有一本「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列寧在這本書上，分析了俄國社會通過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也是一件不可避免的

事實。這種意見，却鞏固了普列哈諾夫的立場，同時就決定的駁倒了民粹派的主張。這一本書，就是資產階級學者們也不得不承認列寧學術上的偉大貢獻。一九〇二年，馬克西姆可華列夫斯教授很准賞這本書，說列寧很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大學教授，不錯，列寧的確能做一個很好的大學教授；但是他却做了勞動者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指導者了。他當然比有才能的大學教授中的最有才能的人還更偉大。

列寧從西北利亞流刑以前，和在西北利亞居留時期中，對於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地繼續論戰，當然漸漸抬頭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爲了對於專制政體的鬥爭，就感覺到需要取得「社會地盤」的必要。他們看見除了新興勞動階級以外，再沒有別處可以發現這個地盤。那個否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民粹派，自然不能作爲這個目的而使用。於是他們就著眼於馬克思主義了。他們要想從馬克思主義裏面抽去了那洋溢的「革命精神」，再利用它的外殼來指導勞動階級。

反映這種社會形態的，就是那由巴拉諾維斯基斯安夫夫等所代表的什麼「合法」

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列寧一方面同民粹派的思想鬥爭，同時他方面又認為有同這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鬥爭的必要。斯妥柔夫原來是列寧的同志中的一人，對於俄國社會主義運動，也有不少功績。然而當他那本批判米哈諾夫斯基學說的名著一公佈，普列哈諾夫和列寧，就加以不客氣的批評。列寧看出斯妥柔夫的思想對於社會主義運動的危險性，所以他用了一個別名，毫不客氣的道穿了斯妥柔夫的立場。斯妥柔夫的書，用了這樣的一句話作語尾：「我們要自己承認自己的教養不足啊！我們要做資本主義的徒弟去學啊！」列寧看見了這些話，就預言斯妥柔夫不只是去做資本主義的徒弟，還要更進一步去做資本家的徒弟，到末了還要和勞動者最後告別的。斯妥柔夫以後所做的事情，不幸竟完全證實了列寧的預言。他後來拋棄了社會主義，投入了俄國最反動的立憲民主黨，成了一個立憲君主政治的讚美者。

五 列甯的「火花」和「幹什麼？」

列甯在西北利亞的刑期終了，官廳不許他住在大都會，工業地，或大學所在區域；所以他就別離了俄羅斯而亡命於西歐。他在西歐最初的活動，就是創辦那有名的一「火花」雜誌。

一九〇一年，他同普列哈諾夫，馬爾託夫，阿克塞爾路德等亡命者，發行了一種刊物，名叫「火花」，可是這「火花」運動，是以列甯為中心在那裏活動着，所以普通都叫作「列甯的火花」。不久這「火花」便成了亡命的社會主義者運動的中心，而且成了全俄國的社會主義宣傳的中心點和策源地，在俄國革命運動歷史上，演了極重要的作用。「火花」雜誌，有普通版和特別版兩種：普通版用普通紙印刷，將供瑞士及其他歐洲各地的人們閱覽的；特別版用很薄的紙印刷，五十開一東，藏

在皮箱的二層底板之下，秘密輸入國內的。封面上的標語是：「火花，焰，正在炎
炎向上。」

列寧在「火花」雜誌上所發表的最初的重要論文，是「應該從何處下手呢？」
這篇論文已組成了俄國共產黨黨綱和戰術的基礎，多數主義精髓，都可以在這篇論
文裏發現。第二年，列寧再把這篇論文擴充，題為「幹什麼？一重行公佈。這本冊
子，是投巨石於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大地中的東西，成為以後十餘年間波瀾的中心。
二年之後，俄國社會民主黨分裂成為「多數黨和少數黨」兩派；十五年之後，更
成為無產階級專政和反革命的對立；這都是在那最初的分歧點上，已經種下了根基
的。列寧的小冊子，就是最初分歧上的革命的代表者。

列寧所著的東西，無論何時，都成為熱烈爭論的種子。無論是誰，對於他所做
的東西，都不能漠不關心。人們可以憎惡列寧，也可以愛好列寧，但是人們不能採
取中立態度，列寧在「幹什麼」那本著作中，根據馬克思學說的基礎和革命的精

神，論述當時革命運動的一切困難問題，並且提出了各種解決的辦法。多年之間，這本書成爲挑戰、思想、熱情的中心，爭論的主題，最後就分裂爲不可調和的陣營。

「火花」對於社會革命黨，也進行了猛烈的挑戰，當時社會革命黨尙創立未久，它的中心人物，包含有「人民自由黨」的份子，自命爲比「火花」還更革命的團體。可是列寧却一點也不徇情，嘲笑他們是「革命的冒險者」，痛罵社會革命黨人，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者。當一九〇二年，列寧便已經看破社會革命黨的真相了。列寧又以「火花」雜誌爲據點，同所謂「經濟主義派」鬥爭。經濟主義派，專重視勞動階級的「經濟鬥爭」，對於觸及國家權力的「政治鬥爭」，主張置之不問。這種思想，一方面成爲失了革命精神的合作社運動，他方面同後來少數派的思想相融合。

「火花」不但做了各種思想上的鬥爭，同時也成爲革命團體運動的中心。在一

八九〇年，俄國的情形，才有組織勞働階級政黨的可能，所以「火花」的同志們，就特別成立了一個「組織委員會」担任組織勞働階級政黨的任務。列寧當時除担任「火花」及研究雜誌「察爾亞」的主筆外，同時又為「組織委員會」活動的中堅。

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加亞，兼任「火花」幹事及「組織委員會」幹事，她常用盡精力膠寫那些用化學藥水寫的秘密通信，這種技術工作，幾至毀壞了她的健康。俄國多數黨組織者列寧的一切事實，却得力於他的夫人克魯普斯加亞的助力很大哩！這時列寧，已為全歐洲的警察所追逐的對象了。他有時遷到慕尼黑，有時遷到不律塞爾，有時遷到巴黎，有時遷到倫敦，最後住在日內瓦。

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分裂・多數黨的起源

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成立於一八九八年。一九〇三年，該黨在不律塞爾及倫

致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有名的大會裏，該黨分裂爲多數黨和少數黨兩派。關於大會分裂的直接原因，有種種不同的傳說；有的說因爲關於管理機關報編輯問題，有的說關於黨組織應否中央集權的問題，但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問題。阿爾達諾夫（他是屬於「勞動派」的人，勞動派後來同立憲民主黨提議，企圖進行反多數黨的大團結，他也曾做過阿爾達諾夫的反革命政府的一員。）在他所著的一列專論一裏，嘲笑當時的社會民主黨內分裂，有如下的話：「……這樣兩次大會的時間，都化費在討論黨綱第一條裏，列寧所主張的條文說：『……凡承認黨綱，親身參加黨的組織，並以物質幫助黨者，皆可爲黨員。』而與列寧所反對的少數派的領袖馬爾托夫所主張的條文說：『凡承認黨綱，以物質幫助黨，在黨的組織監督領導之下，對黨作適當的幫助者，皆可爲黨員。』列寧，普列列哈諾夫，馬爾托夫，阿克塞里路德，馬爾蒂諾夫等，打了兩天口頭官司，繼續了兩年的筆墨官司，就是爲了這件事。世人把這個討論看做同那個君士坦丁堡的羅馬教會裏的爭論一樣，『子

像父嗎？還是同一物呢？而父神應該叫做造物呢？還是應該叫作天地的造物呢？」

……

俄國社會民主黨的諸領袖，在這二天和二年之間，是否像論父子異詞那樣悠久，我們不知道。縱使惹起這次分裂的問題，看來不是重要的問題，我們也不把這個小噴火口的火底裏是有更大的火在燃燒着那件事完全抹煞了，更不應該是一個抹煞這地層底下有猛火。人。列寧是一個專門拿着外科醫生的刀子，實行以根本療治為能事的人。他對於破壞無產階級的一致團結的人，是毫不留情的。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根本分裂的狀況開始發現的時候，首先傾注全力防止的人，那就是列寧。列寧實在非常清楚：勞動運動的一致，應該如何尊重。

但是這個一致，一定非以「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為目的而一致不可。社會主義思想，在列寧看來，是比什麼都寶貴的東西。第二次大會裏的馬爾托夫，阿克塞路德等意見相左，決不是些小的偶然。相左；以前的機會主義傾向，已在新的旗

賊之下復活起來了。在九十年代之末，曾被列寧攻擊過的「合法的」馬克思主義，也重新抬起頭來了；一同過過亡命生活的親愛的舊友馬爾託夫已漸漸的軟化了；向來表示過很大尊敬的普列哈諾夫，也已漸漸的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沾染了機會主義，不久竟完全變成機會主義者了。這些情形，都是非常明白的，列寧對於這些情形，早就看透了。所以他乃斷然的表示：「縱使剩下我一人，我也決不卸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旗幟！」於是他就同普列哈諾夫分手了。

季諾維埃夫，當時是一個青年社會主義者，住在外國。有一天，他同兩位朋友去訪問普列哈諾夫。普列哈諾夫在這三位青年的面前痛罵列寧，甚至於說：「列寧對於我，對於普斯甲其，對於獨伊茨基都已舉起叛旗了；但是他不能成爲我們的敵手，他在離開作爲勞動者解放同盟的指導者的我們的那一瞬間，他已經是死了的人了。」讀了「幹什麼？」而表同情於列寧的青年當中，對於普列哈諾夫攻擊列寧的話，多少也受了一點影響，季諾維埃夫看見普列哈諾夫那樣動氣護罵，一時非常害

怕。季諾維埃夫把這些話告訴了列寧。列寧安慰他說：「最後笑的人，才算是會笑的人，我們不可不從此奮鬥，我們且看勞動者究竟服從誰？」

久居法蘭西的俄國有名的社會主義者，拉撲撲爾，在他所著的「列寧回憶錄」中，講起當年俄國社會民主黨分裂的情形，有這樣的話：「……列寧乘着極少的多數（的確是一票或二票），決定了這個分裂。這就是多數黨的起源。布爾什維克，照字義解釋，是『多數』的意思。我那時是調和一致的主張者，所以既不屬於多數黨，亦不屬於少數派。……其後我看見有機會，就同樣的努力調和，聲明同普列哈諾夫提攜。但我所謂的『一致』，是以左翼的主張為基礎的『一致』。」

據拉撲撲爾說：調和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是收了效果的，一時表面上好像「一致」。不過實際上種種傾向的對立，反越發鮮明。「黨內機關報的編輯會議，隨時都發生兩方的實際鬥爭，一方是列寧和李維諾夫，他方是馬爾托夫和銅姆。」因此，「這種多數黨和少數派兩種反對要素的結合，在愛好清楚的透明關係的列寧看

來，是頂難堪的羈絆。於是他就不能再破壞黨的「一致」了。拉撲撲爾，本是反對這個分裂的；他很可惜，列寧和普列諾哈夫一同放棄黨的指導者的現存地位。當時的托洛斯基，盧拉查爾斯基等也同拉撲撲爾抱同樣的意見。列寧的態度，是錯誤的嗎？至少，拉撲撲爾自己，後來也不能不佩服當時列寧的先見了。我們且看他說：「可是以後的經過却明明表示出兩個傾向怎樣不可調和了。一方面排斥一切妥協，極力主張實行階級鬥爭。他方面的一派，雖然口裏說着一切花言巧語，然而在實際上，却實行階級妥協，放棄社會主義了。一九一七——一八年的革命歷史，把這兩種傾向明明白白的表現出來了。少數黨的大多數，已經同立憲民主黨聯合，完全在克倫斯基（按克倫斯基屬於社會革命黨右翼，）的鞭策下受立憲民主黨的支配了。列寧的戰術，不是把對立和分裂隱蔽着，乃是把這兩者弄鮮明。」

列寧關於黨的分裂問題，在一九〇四年，公布了一本題為「進一步，退兩步」的小冊子。一進一步，退兩步」的確是當年少數派的态度，他們從純經濟運動主義

舉辦「火花」派的運動，是進一步；可是從「火花」運動再墮落到「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的思想，就是退兩步了。列甯對於這種墮落情形，毫不留情的加以攻擊。黨內分裂，結果「火花」雜誌落在少數派的手中；因此，列甯就另外發行一種新開紙式的刊物，名曰「前進」。這「前進」就是多數黨的最初的機關報。當時除了一「火花」雜誌墮落在少數派手中；普列哈諾夫等有名望的前輩都在徘徊觀望以外，從黨的中央委員會起，一切機關報等，都在反對方面。列甯慷慨有這個小機關報「前進」報同少數派對抗，轟擊他們的營壘。但是到了九〇五年的時候，無產階級的活動份子，統統加入多數黨的這件事，已經非常明白了。

這時列甯出版了一部題目叫做「經濟論集」的著作，幸而在本國的銷路很好；所以他能用這本書的收入，充作發刊「前進」報的經費。列甯出版「前進」報，有盧那查爾斯基，波格達諾夫，伏爾夫斯基等人的幫助。

七 一九〇五年革命——最初的工農蘇維埃

一九〇五年五月，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在倫敦開第三次代表大會，這就是多數黨最初的大會；同時少數黨也在日內瓦開會。

在未開大會以前，培培爾以德意志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寫信給列寧，請求做多數黨和少數黨的仲裁者。培培爾信裏的一節，有這樣的語句：「孩子們講和了，好不好？我培培爾請求做你們和少數黨的仲裁者；這個分裂，究竟是爲了什麼事？你們所說的理由，不願意聽我們仲裁機關的裁判麼？……」列寧把這封信提出大會討論；大會聲明如下：「我們對於同志培培爾，是表示尊敬的。不過關於我國應該怎樣對於沙皇及資本家實行鬥爭，都希望由我們自己的見解去實行。而且希望容許我們對於少數黨給以適當於資本家代理人的待遇。」這種對於國際社會主

義運動的先輩培培爾的「傲慢」態度，實在使他們發生不少驚異。培培爾是勞動階級天才的指導者，是列寧表示很大尊敬的人；然而就是培培爾，也非難列寧反對普列哈諾夫。我們這一段插話，可以推知當時各國社會黨之間，一般同情，也是傾向於差不多包容一切社會主義運動先輩的少數黨的了。與這同時，阿克塞里路德等，也非難列寧，說他是一八六〇年代的無政府主義者內查柯夫的抄襲者，他對於先輩的背叛，畢竟不過是個人的野心。

一九〇五年的多數黨第三次大會，正在俄國發生第一次革命的時候；所以兩個大會對於這次革命的態度，使多數黨和少數黨的實際上主張的差異的，更加鮮明了。列寧在這次大會上，把他後日做蘇維埃政府領袖時應該解決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這些問題，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沒收資本，澈底實行革命的行動，做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底序幕等。列寧在這次歷史的會議裏，就已經主張我們在將來革命的時候，不可以實施資產階級共和國為滿足。這個時候，列寧已經說明了歐洲社會民

主義的議會政策腐敗。他已經把一將來的革命，立在社會主義的墳地上」的見解了。

一九〇五年革命後，列寧以大赦得歸久別的家國，不久革命慘敗，反動恢復，他不得不再做亡命之客。一九〇六年在芬蘭，七年往瑞士，八年到巴黎。

列寧於一九〇五年革命，雖然表面上沒有出頭，但實際上却演了很大的作用。在彼得格勒最初的工人代表中，少數派雖然有不少的影響，然而實際的行動上，反而大多數人民服從多數黨的指導。革命運動的發展一達到高潮，勞動者就覺悟起來了。組織蘇維埃，在事實上即是為奪取政權而奮鬥。於是勞動者在事實上就成為多數黨了。

一九五〇年革命慘敗，少數黨就批判這次革命為錯誤，混亂，瘋狂。因此，他們就把這次革命失敗的罪過，歸咎於勞動者的要求過高。總而言之，少數黨認為這次革命是依照多數黨的主張進行的；他們把勞動階級服從多數黨的這件事，看做革

命失敗的原因。列寧回答他們道：「你們不能理解這次革命的意義，這是偉大的革命，決不是混亂。這不是因為有了十月三十日的宣言（公布憲法），才算偉大；也不是資本家出動了，才算偉大。這次革命雖未成功，却也有莫斯科勞動者的一武裝暴動」，也有一月之間彼得格勒工兵蘇維埃出現在世界無產階級的面前。因為有這種事，所以這次革命是偉大的革命。看啊！革命還要起來的啊！工兵蘇維埃甦醒了，要佔勝利呢！」

對於莫斯科的武裝暴動，普列哈諾夫只是非難民衆拿起武器的這件事。但是列寧却抱着完全同他們相反的見解。

在列寧看來，通過這次革命，全部歷史，以莫斯科的武裝暴動為最光榮最可尊貴。他第一搜集了同這事件有關聯的材料：他要想把一切狀況，一切技術上的奧妙以至於極細小的事情，都弄明白。他要知道參加這次暴動的一切人物的傳記。他又去質問同這次暴動有關係的一切軍事專家。就是其他有關係的人，他也去請他

們解釋；莫斯科的暴動，是怎樣在勞動階級和全世界之前準備的，以及怎樣的理由失敗的。列寧爲什麼這樣做呢？因爲他已明白看出；莫斯科的暴動，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世界最初的白刃戰。他認識了這次莫斯科暴動的世界歷史的意義。因爲這是勞動階級對於那發展最優的國家專制政體及資本主義一種最初的光榮的反叛。

當時列寧躲在彼得格勒的一個人家家裏，沒有公開出現。在工兵蘇維埃中央委員會裏，由波格達諾夫代表多數黨出席。在自由經濟協會裏面所舉行的工兵蘇維埃會議中，列寧也曾經有兩三次私下坐在洋台上偷看偷聽。那時的工兵蘇維埃，在列寧眼裏映成了一種什麼東西，我們可以作某種的推測。

在一九〇五年，列寧僅僅看見了一兩次的工兵蘇維埃會議。雖然如此，但我們確信，當他從洋台的坐位上看見這最初的勞動者議會的時候，他的心理，一定已經發生了「農蘇維埃國家」的概念了。恐怕當時他已經如夢一樣地，預先看見了他年有的一天會建立起「農蘇維埃國家」，這爲社會主義國家的原型的「農蘇維埃」，將來有成

爲俄國、唯一權力機關的一天。

推測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已否把工農蘇維埃國家在心裏描寫出來，或者是一種無益的空論：不過列寧在當時已經教人說：「工兵蘇維埃，既不是今日出現明日消滅的這種暫時的組織，也不是有幾分近於工人合作社會的日常普通的組織，乃是在國際無產階級的歷史上，在全人類的革命歷史上，翻開了一頁新的東西。」這種是實在的事實。

一九一六年，列寧住在瑞士，當時彼得格勒的革命形勢，已漸漸成熟，同志之間，也就隨着有主張組織工兵蘇維埃的人。這時列寧已在書信或雜誌論文上，屢次警告他們說：「工農蘇維埃組織，是一句偉大的標語，但是不可以亂用的。這句標語，只有在勞動者表示最後鬥爭的決心，實行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那一瞬間——即是宣布已到了可以奪取一切權力的瞬間那個時候，才能存在的，這是無產階級國家的形態，勞動階級的全體的統治。列寧又警戒彼得格勒的勞動者道：「你們已奪

備好了麼？你們已有充分的實力了麼？你們不可不把這兩件事反復自己問問看。將飛之前，不可不先顧慮周到。組織工農蘇維埃，就是實行最後戰爭的意思，是同資產階級宣戰的意思，是開始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意思。『我們單由這件事，也可以窺知列寧對於蘇維埃制度如何重視了。依當時少數派及社會革命黨的見解，工農蘇維埃，不過是一個勞動者在資本制度下為要求經濟權利而鬥爭的機關罷了。列寧把工農蘇維埃看作不是日常普通的組織，就是反對他們那種見解的。據列寧的見解，工農蘇維埃是開始就以奪取政權為目的之特殊組織。

當時在俄國因為存在有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所以列寧等人出版的自由，就完全被剝奪了。而且一般新聞雜誌及出版業者對於他們，事實上也都實行抵制；所以他們就是要知道對於當年革命的批評，也只能依靠一些秘密的小小的出版物，不然，就只有依靠外國的出版物。

八 反動時期的學者和著作家

接着革命失敗，一九〇六年以來，反動和沉悶的時代就到了。勞動階級從這慘敗的革命之中，得了許多寶貴的教訓。列寧於一九〇七年亡命於瑞士。季諾維埃夫及其他同志，於一九〇八年秋出獄，出獄之後，就到列寧那裏去。

這時列寧和季諾維埃夫等，在日內瓦發行了兩種雜誌；一名「社會民主黨」，是宣傳用的報紙；一名「社會階級」，是帶研究性質的雜誌。

一九〇八年，列寧暫時遷居巴黎，後來同他的同志，定居於加利奇的山地克裡科，該地與俄國國境毗連，聯絡國內的革命運動便利些。

當時俄國的革命運動，在斯托萊賓的反動政策下面，幾乎完全手足無措。就是在亡命的革命家當中，一般也都意氣消沉，毫不振作。當時在革命的旗幟下面，那

些沒了白髮的老指導者，對於革命的前途，也已經沒有什麼信心了。遊蕩氣質，在一切文學上，也都出現了。變節者的精神，瀰漫於革命者的隊伍之中了。

當時列寧除了過非常窮迫的生活以外，又為疾病和營養不良所苦。尤其是在巴黎亡命之時，他的生活，非常悲慘。雖然如此，他還毅然勇敢地守住自己光榮的地位，只有一個人，專門苦心去徵求有為的戰士，隨時用這樣的話安慰同志：「我們不可失卻。這黑暗已過去了，濁浪已排除了。再過五六年，我們又可以趁着機會再幹無產階級的革命了。」當時亡命者中，多數為少數派，他們是仇視列寧的。就是巴黎一般社會，對於多數黨，也常擯斥攻擊的。當時多數黨怎樣受了排擠，我們可由下面一事，推測而知。當時有一種滑稽雜誌，登了一個滑稽廣告說：「有人能於列寧，李諾維埃夫，康米蘇夫三人之外再能找出第四個多數黨員即賞與王國之半。」

列寧除了暗中宣傳之外，在這革命消沉時代，對於無產階級也有偉大的貢獻。列寧關於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著作，從開頭的一字起到最後的一字止都體會過了。

精通馬克斯，恩格斯學說這一點，列寧可算是世界上沒有旁人能和他抗衡的。可是他却不僅通曉馬克思昂格思的學說，他並且是可以發展馬克思昂格思底學說，添加許多新要素，使其能適合於新時代與新狀況的極少數人中的一人。

在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〇年這沉悶的時代，列寧的精力，自然只有向着研究學理的一方面發展。列寧曾有一些新的東西，添加在馬克思學說上面。但是這偉大的事業，主要地實是他在巴黎二年間底事業。列寧一面是熱烈勇敢的戰士，但是另一面又是冷靜的學者。維爾科克司關於倫敦亡命中的列寧，有下面的一段話：「他同馬克思一樣，以在英國博物館探檢寶物為幸福。他很熱心讚賞這個圖書館。」談到這個圖書館，他便眼光四射，興致勃勃。住在這博物院底附近，他是最快樂的夢。他求精神上的休息，就是這個地方。」

列寧在巴黎時，也是如此。列寧在巴黎國立圖書館過了兩年。然從這裏借來的書，數量是多得令人驚奇的。就是非難列寧哲學研究的資產階級教授們，也大為驚

異地說：僅僅兩年的時間，一人如何能夠讀這樣多『書！』

拉漢傑爾說：「這個時候，列寧的周圍，有盧那查爾斯基，波格達諾夫等，想把馬克思主義和萊魯斯脫馬哈底教理調和起來。列寧看出這樣辦法是損傷馬克思主義底純潔的，而且有影響革命職衛上的危險。這時列寧已經四十歲了，專心埋頭研究哲學。他讀一切哲學的著作，做了許多哲學論文，對於朋友的錯誤，毫無忌憚的指摘出來。要是知道研究哲學困難的人，大概能夠理解這為保全主義之理論上的完整，而自己變成了哲學家的列寧事業罷。」

這個可驚的努力的結果，就是一九一〇年所發表的「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關於反動哲學之批判」。列寧在這本書中，同一切取最微妙最狡猾的形式之「資產階級的影響」鬥爭。最有教養的資產階級的辯護者和某種程度上降伏於資產階級的辯護者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都為此書所征服了。因此，唯物史觀學說底捍衛，就取得了勝利，而共產主義的基礎，也就隨着唯物史觀而確立了。

我們讀了這段插話，往往聯想到馬克思底逸話。當馬克思著「資本論」第一卷的時候，遇到了關於俄國的問題。但是要研究這個問題，勢非讀俄文原版本著作不可；於是馬克思就開始學習俄文了。這是很有名的逸話。凡事遇到這個問題，非徹底研究不可，這種忠實研究的精神和學者的良心，馬克思和列寧都有；所以他們在這一點上很相象。

被許多人只認為冷靜的理論家的馬克思，在文藝方面，也有豐富的興味。他特別愛讀狄更司底作品，有時即席扮做狄更司作品中底主人公，用司克里地爺底動作和語言，使朋友大笑。「鐵的意志」的列寧，對於文藝，亦深感興味。一九〇五—八年之間，列寧做日內瓦底流通文庫底會員；當時他所借的書籍當中，有不少純文藝的作品，例如莫泊桑的作品，好象他也做個系統的研究。此外借閱關於文藝上的書籍也不少。

至於德國的書籍，他在，一八八八年中，除了借出黑格爾底著作以外，還借出沙

羅美底「德意志政黨民綱領」，孟嘉底「人民政治」，麥爾耶「俄羅斯底未來」等書。

關於歷史、地理上的書籍，也借出不少：其中有斯尼德底「世界底形成」一書。就是關於朝鮮、中國、日本的書籍，他也借出來看。此外機械學、心理學、教育學上的書籍，也是看的。可是這些書中，列甯最愛讀的，却是關於法蘭西革命，巴黎公社，和法蘭西文學的著作。日內瓦流通文庫底簽名冊上，曾記有「伏拉基米爾·烏里契諾夫（列甯原名）」，「一八七〇年生，著作家」等字樣。

九 復活的曙光——列甯的議會政策

到了一九一〇年，新鮮的風兒吹來了。這年，萊那·戈爾德表茨工場的罷工勞動者底屠殺，在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實揭開了新的一頁。到了第二年，即一九一一年，勞動運動的復活已很明顯了。此時列甯派，在彼得格勒有名為「星」的

公開報紙：在莫斯科有題爲「思想」的月刊雜誌。就是在國會裏，雖佔極少數，然也有一部分勞動者議員的同志。

這些機關報紙裏，主要的也是列寧親自執筆的。同時他又把革命的議會政策，教導國會裏面少數勞動議員。關於這策略，可以看到列寧怎樣的指示巴達益夫。彼得格勒的樸素的勞動者（巴達益夫）到我們這裏來這樣說：「我們想從此參與重要的立法上的事情。不論是豫算，或各種議案，或立憲民主黨所提出來的什麼意見，我們都想加以修正。我們現在爲這些同你們商量。」這樣一說：列寧就從肚底裏笑出來了。他們看見，稍爲有點不爽快，就再問究竟怎麼辦？於是列寧就這樣回答巴達益夫道：「先生！豫算，修正，議案，這些東西是做什麼的！你是勞動者呵。國會是爲統治階級而設的。你只要登上講壇，用容易懂得的話，把勞動階級的生活及痛苦告訴全俄就好了。你只要敘述資本家統治底凶暴可怕，向勞動者鼓吹革命，在這反動的議會面前罵一議員們是惡棍，是掠奪者，就好了。……你要提議案，

可以提議這種議案：即：我們從現在起，以一年為期，把一切資本家及地主們，都從來吊在往來的電綫柱上。這就是真實的議案」。

巴達益夫初聽見列寧底話，只是似懂非懂。他們走進陀利達宮議事堂裏去，看見穿着禮服的紳士們坐着，各大臣也裝出死感嚴的樣子坐着，於是他就感覺狼狽了。可是這個時候，他們也就漸漸地理解列寧底話了。於是，一個機器匠的巴達益夫，就登上陀利達宮底講壇上，向羅查科，鄂爾孔斯基等人，堂堂演說從列寧那裏學來的東西了。

到了一九一二年，新的生活就開始了。等到能夠在彼得格勒公開發報紙的時候，列寧等就為接近彼得格勒起見，從巴黎移到嘉利奢·克拉科了。這年一月，多數黨在普拉格開會，整飭黨的陣容。列寧和季諾維埃夫受新中央委員會底命令，留居克拉科；他們在這裏接待從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他都市來的同志，成了全俄通信聯絡底中樞。這時同彼得格勒通信，也確實無妨了，所以機關報「普拉夫達」上

面，他多數有別黨的論文。「星」和「普拉夫達」，實在是報告「共產主義之春」將近到來的最初的燕兒。別黨在這些報紙上；把左右的敵人都打倒了。不多時，「普拉夫達」就成爲當時一切問題底響板了。所以能如此者，官類別黨的論文，別黨底指示，以及其他寄到彼得格勒底私信。同時當時多數黨底機關已經非常健全了，往往能於開勞動組合或其他勞動團體的重要會議以前，可以先在中央委員會底彼得格勒和克拉科的本部之間開會討論，預先決定一切。

當時列寧如何支配着俄國無產階級的精神，有人說了下面的一段話：「我記起一件事了，就是一九一二年所開的彼得格勒全區工人底頭次大會。我們底候補者在當選了執行委員（這在當時，是非常成功的事，）兩點鐘以後，列寧，已收到金屬工人發來的賀電了。列寧，這時住在數千里的遠方，然而他的精神，却是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底精神。一九〇六年一十七年之際，列寧，住在芬蘭底柯喀拉的時候，情形也同這一樣。當時我們每週一回，特爲到柯喀拉去，求他的指示。他在事實上，實

存是從芬蘭一個小村落裏指導彼得格勒底勞動運動的。現在他住在克拉科，正做着同樣的工作。所不同的，只是這次範圍比較前次廣泛，不僅指導彼得格勒，實指導全俄國多數黨運動罷了。」

十 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國際的破產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列寧還仍舊住在克拉科。有一天，李諾維埃夫向列寧說：德國社會民主黨，恐怕不會反對軍事費，只是棄權罷。列寧不相信這話了，他說：「不然，無論怎樣他們決不是這樣卑怯的人。不用說，他們或者無力反對戰爭；但為寬宥自己的良心及避免勞動階級反抗起見，軍事費一定會反對吧！」於是兩個人就賭輸贏了。只有這一個，列寧沒有算準。直到登載贊成軍事費的消息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福爾凡來」寄到的時候，列寧還不相信有這回事。「不會有這樣的事，這一定是假的。這一定是德國資本案為欺騙我們使我們背叛『國

際」特為發行了「福爾凡茨」這種備板的。」列寧這樣說了。他原知道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墮落。但他對於國際社會主義，却還有很大的信念。但是這個信念，同事實不對了。社會黨贊成軍事費的事實確定了，這時列寧衝口而出的話就是：「第二國際死亡了！」

從這一瞬間起，列寧就以歐洲愛國社會主義者為敵了。那些背叛國際無產階級，參加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戰爭的「第二國際」的領袖們的名字，傳到列寧的耳裏，就變成了同資本家的名字同樣的憎惡了。

在這時以前，一九〇七年，國際社會黨（即第二國際）在德國斯特加爾特開第七次大會時，曾經通過了一件決定國際社會黨對於國際的態度的重要決議案。這次大會裏，有一場有名的關於軍備問題的激烈論戰，這次論戰是以反軍備主義的急先鋒黑爾維為中心，培培爾，桑列，汪德爾特等都是重要份子。列寧當時也被選為這次大會的委員，而且又被選為「反帝國主義及國際戰爭委員會」的委員。但拿當時

「議事錄來看，這共只開過五次委員會，他只發過一次言（當爲起草這問題的決議案而設特別委員會的時候，俄國代表把在特別委員會裏的一切事都委託盧·堡），然而在這次大會上，列寧也同盧森堡合作，爲使大會能採取「在帝國主義戰爭發生的時候，可以用革命來對付」的那個決議案盡了很大的力量。一使國際間資本主義的戰爭變成國內的階級戰爭」的這個政策，那時列寧已經主張過了。於是列寧就同盧森堡，馬爾托夫用他們三人的名義，在第四天的委員會裏，提議對於培培爾的提案，要求加以幾點修正；結果根據列寧的修正案的一特別委員會一的成立案，這在大會通過了。決議案的最後兩節，是可以看破決議中的精神的重要部分。但這兩節，培培爾的原案裏，是完全沒有的，這是由列寧修正附加上去的。決議案是以如下句話來做結束的：「在戰爭危險緊迫的時候，訴諸一切可用的手段，盡全力防止戰爭，這是戰爭關係國的勞動階級及其議會裏的代表們的責任，不過這些手段，是依階級鬥爭的迫切如何及一般政治上的形勢如何而相異而發展的。」

如果在戰爭已發爆發的時候，他們就有爲使戰爭迅速了結及利用由戰爭所產生的經濟上政治上的危機去促進資本主義的滅亡，這盡全力於最深刻的煽動民衆一事的任務。一

社會黨對於資本家的帝國主義的反對態度，已由一九〇四年的阿姆斯特坦大會的決議案表明了。在斯特加爾特大會裏所提出，培培爾的決議案，不過把前次大會的決議案，更加弄明確罷了。就是把國際社會黨對於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的見解，一帝國主義戰爭，畢竟是資本制度不可避免的歸宿，一這種見解，更加弄明顯了。可是培培爾的決議案，只不過說明關於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戰爭的一般原則而已；至於國際社會黨對它的實際行動，却一點也沒有說到。培培爾的決議案，由列寧所修正的這最後兩節，才由抽象的概念變成爲確立一具體行動的原則一的稿額。然而決議案的最後兩節，也不是列寧十分滿意的，只把他的意思用很委婉曲折的話表現出來罷了。當時列寧關於決議案的文句，曾經有幾次同培培爾交換意見，

培培爾終於原則上同意列寧的意見；但是他却主張在所謂適當時期尚未到之前，還是要用委婉曲折的文字，使敵人不要害怕。

當帝國主義戰爭開始變成事實，列寧就反復的申說斯特加爾特的決議案了。他向第二國際的領袖們提出培培爾的議決案，可恨那些先生們簡直睬也不睬他，乾脆的跪在資產階級的面前，公開擁護資產階級政府的軍事費了。

列寧原來早已看破墮落於「合法主義」一議會政策一的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無氣節，少廉恥。可是他堅信無產階級的勝利而始終不疑，同時對於這些真正立在無產階級運動前鋒的歐洲各國「同志之信任與期待，總不能一旦拋棄。何況這時還有考茨基，柔萊，哈特，樊陽，汗德爾特，普列哈諾夫等人的第二國際，在全世界資產階級的跟喪，映成「很偉大」的東西呢？第二國際此時似乎還是與資產階級對立的。一直到開戰的那一瞬間，各國資產階級政府，還把第二國際當作可怕的東西。可是到了歐洲大戰的血風一吹，第二國際還能留着什麼呢？一利用由戰爭所產生的

經濟上政治上的危機以促進資本主義的滅亡啊！一這個第二國際偉大的旗幟，已如枯葉在暴風之下不知飛向那兒去了！他們不把帝國主義戰爭變成國內的階級戰爭，反把資本主義戰爭變成階級妥協了。偉大的國際，已如暴風裏的死鼠一般了，第二國際死亡了！

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之間，列寧住在瑞士，完全過着懸秘的生活，也許戰爭和第二國際的破產，給了他一個極深刻的影響，從前知道他的許多人，從戰爭以來，都驚異他已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了。他對於資本家，就是從前也沒有好意，不過從戰爭開始以來，他對於資本家憎惡，却更是厲害，確實他的面孔，也好像完全變過了。

十一 第三國際的形成·在秦麥華德會議上的列寧

開戰後的列寧，起初住在柏林，不久就遷居到赤利希。他從這戰爭的熱狂當中，努力召集革命的分子，開戰以來，列寧的活動，可說是沒有人能和他同日而語的。他是最初善手糾合國際主義者的人。他在瑞士怎樣以不屈不撓的精神盡力這件事，實在是令人敬佩的。

當時瑞士的社會民主黨，正浸染着機會主義和愛國主義；只不過有很少數的勞動者圍繞着列寧。然列寧却一點也不灰心。爲了僅僅使十個或二十個赤利希的青年勞動者團結起來，費了許多的時間和精力。這時季諾維埃夫也同居在瑞士的一個城市裏。列寧在赤利希還不過組織了一個僅僅七個人的青年勞動者團體，就歡喜得了不得，馬上寫信告訴季諾維埃夫，快樂得好像小孩子一樣。

瑞士的社會民主黨，很不滿意列寧的活動。他們非難列寧，說他是一個破壞勞動階級團結的人，瑞士政府也想驅逐列寧出境。因列寧送了一封信給瑞士政府說：「我住在瑞士時，定當和平做事。」才免掉了驅逐。後來瑞士政府，把這一封信當

做歷史的文獻，命博物館保存起來，這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慣於拿本國山水一人一佛郎賣給外國遊客的資產階級，把利害觀等寫的一封信供人觀覽，每人收費五佛郎，當然也不算什麼怪事了。

第二國際雖然死亡，而國際社會主義的精神，却未消滅。各國社會黨，雖一時墮入戰爭漩渦中，然而少數革命的國際主義者，却在這個時期內，漸漸的恢復他們的志氣了。不但如此，就是各國社會黨當中，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意大利社會黨，美國社會黨及其他塞爾維亞，匈亞利，羅馬利亞等國社會黨，是始終反對戰爭的。在開戰的第二年，這想恢復「社會主義運動的國際關係」的運動，就已經萌芽了。例如意大利及瑞士社會黨在魯加諾開會，美國社會黨華盛頓大會的計劃，中立國社會黨在科伯哈格開的會議，一九一五年三月在伯恩所開的國際婦女社會主義會議，都是這種企圖的表現。

可是這些企圖多少都和「第二國際」為國際事務應有關係，直到一九一五年九

月，才有完全脫離舊「國際」的反戰爭社會主義者的國際運動出現。這就是那最有名的索麥華德會議。

索麥華德會議，從俄羅斯，意大利兩國社會黨算起，除了英美二國以外，差不多一切國家的社會黨（或少數反戰爭派）都有代表參加。列甯同阿克塞爾路德，布羅夫等，一同列席這次會議，托洛茨基後到，只參加了最後一天的會議。不過這索麥華德會議，這不過有廣義的反戰爭社會主義者的會議，算不得純粹革命份子的會議。其中份子很複雜：有意大利的莫地格里那，俄國的阿克塞里路德等中央派；右翼則有英國獨立勞動黨那樣純粹和平的社會主義者，左翼則有由德國索德蕭爾斯代表的一派。而列甯則為其中的極左派。

列甯在這次會議裏，也極力主張把帝國主義戰爭變成國內的階級戰爭；同時又力說有宣告第二國際死滅，組織新國際的必要。可是這時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還很沉滯，很窒息，誰都沒有戰鬥的準備。他們已習慣「合法運動」和「會議政策」了。那

些舊領袖們，都已信賴法律，陷入法律崇拜的圈子了。因此，要對於泰麥華德會議的各代表，給以什麼印象，也要非常的努力了。

就是那位代表泰麥華德會議的左翼的萊德蒲爾，也同列寧發生過激烈的衝突。萊德蒲爾甚至於說：「你現在住在外國，叫國內造反，的確是好的。但我要知道，如果你在俄國，你要怎樣辦？」列寧很冷靜的回答道：「馬克思當起草共產黨宣言的時候，也住在外國。因此責備他的，只有那些偏狹的偽善者。我正因受了俄國勞動者的使命，所以現在住在外國。但是時期一到，我會知道我們應該怎樣處在那種地位的。」列寧的確真是這樣的。如果萊德蒲爾還記得當時的話，恐怕一定要慚愧無地吧！

泰麥華德會議，列寧等極左派的決議案，以十九票對十二票失敗了。然而在六個月以後所舉行的金泰爾會議，形勢就有很大的轉變。泰麥華德會議的宣言，只是攻擊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罪惡，為和平和社會主義號召國際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罷

了。它的主要基礎，乃是「賠償，不侵吞，和立憲和平及國民自決」。要之，不過是以現狀為基礎的和平罷了。可是金素爾的宣言，却更進一步的聲言，反對「資本家的和平主義」，以「奪取政治權力和資本歸人民所有」，「社會主義勝利」，為「和平」的唯一條件。又極力非難第二國際之國際事務局的行動。如此。素麥華德之溫和的社會主義變成了革命的社會主義了。列寧很顯明的成為偉大的勝利者。但是他卻立刻成立第三國際的主張，在這次會議中，依然是少數。然而到了「一九一七年九月的斯脫克霍姆會議」，形勢就完全改變了。這次會議明確的決定創造新國際（即新國際就是第三國際），也就是國際共產黨的總司令部，現在國際無產階級唯一的革命團體），列寧終於成了光榮的勝利者。

那有名的素麥華德會議的宣言，就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復活先聲，使歐洲權力階級顛身發抖的東西。可是列寧還不很滿意這次會議的決議案，他認為這次宣言的內容，態度未免軟弱。因為這次宣言，只是非難資本主義制度，要求在現存的狀

德之下實現和平而已；列寧的要求，比這還更大。他同他的同志，起草了革命的建議，他們主張「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是沒有民族界限的」。列寧立刻要創造第三國際。

參加這次會議的法國金屬工聯的幹事梅萊姆說：「這次會議，有很激烈的論戰。列寧的意見，托洛斯基不贊成。他們是正相反對的。托洛斯基在這次有名的宣言裏，沒有署名。」同梅萊姆一同由法蘭西來參加這次會議的蕭魯東在法國勞動總同盟的里昂大會上的報告，說列寧並沒有參加這次宣言的投票，然而在「維烏扶單」報上所發表的宣言上，却明明有列寧的署名。不過有一件事，却是很實在的，這宣言在歐洲資本家看來，或者以為是最左翼的文件，然而在列寧看來，却還是一紙和平的言語。

十二 在瑞士的亡命生活

一九一六——一七年之際，瑞士社會黨圖書部，遷設在赤利希市的查列格拉賓街，這時常有許多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上担负過重要責任的人們來訪問，列寧也是其中之一人。他是一個在僑民中最有學識的非常人物。他的態度，是很謙遜的。對於誰都沒有傲慢的情形。凡遇到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他總是在未申說自己的意見以前，先從各方面試行研究。他不歡喜妥協，他為勞動階級要求一切當取的東西。列寧對於朋友，無論在那裏，都是和善的。

當時瑞士社會黨開大會，大會故意反對左傾，所以列寧的心裏，多少有點不舒服，可是他却很細心的注意這個大會的經過。那些議會主義者的決議，他是非常憎惡的。因為那些決議是阻礙和防止在自覺主義上的無產階級的計劃。於是列寧就想在社會黨及反動組合的內部，組織急進的左傾份子。

列寧在社會黨圖書部裏，每天午而午後，共計消費四點鐘。他以最高的興味，研究國際社會主義的文獻。他爲了通曉瑞士社會主義運動精神的怪物，却費了很大

的苦心。他研究這些東西的唯一目的，是要關於政治上經濟上的問題，求得澈底的了解。

除了少數人以外，瑞士社會黨的領袖，對於列寧，都沒有加以大的注意。瑞士勞動運動指導者的大多數，當列寧住在赤利希的時候，也沒有充分認識列寧偉大的重要性；他們只是想着本國的事情，對於他並沒有注意。

列寧住在赤利希，住在貧民窟一個較近的樓上，那是一間很窄小的房子。

列寧夫妻所住的斯披格可格拉第十四號，在一個極窄狹的街道裏。他們住在東家樓上的一角。他們只有很少的家具，就是一張桌子，一隻洗濯桶，兩張破爛的椅子，一個小火爐，以及寢床，睡椅，和煤油燈等而已，樓板灰很多，紙也沒有糊。板壁突出，極其滲濺。床上只鋪着一些廉價的舊東西。人進到房子裏去，非通過一條黑暗的走廊不可。在那個樓上，還有其他三間房子，其中二間，各住一家，其餘一間，是三家的公共廚房。

他的恩愛的伴侶，忠實的同志，唯一的書記，得力的助手，克魯斯士瑪亞，在一這廚房裏，每天煮些簡單的食品，掣到自己住的小房子裏來吃。

列寧對於那間單簡的房子，每月付租金三十八佛郎，合美金六元六角。

說什麼列寧在瑞士的生活，非常奢侈，常有不明底細的巨款；後來才知道那些錢是由柏林的銀行裏拿來的，以及什麼「列寧經過德國回國時，就替德國當暗探」的這些風說，一時非常流行。由對於這種風說所引起的好奇心，特地跑到瑞士去訪問列寧的伊薩克，馬克蕭拉朵，關於當時列寧的生活，寫有這樣的話：「赤利希地方知道列寧的許多人，都對人這樣說：『列寧好像是願意同勞動階級的人們接觸，他的亡命的朋友們，以列寧決不同知識份子的改良主義者交費時間這件事，為非常值得誇耀的事，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瑞士勞動者的集會裏，他不肯隨便和人家講話，演說更少。』」可是俄羅斯人在赤利希所舉行的會議，他就常常出席了。

「他的收入是從俄羅斯社會黨的新聞雜誌的稿費得來的。他在起身回俄以前，

到赤利希銀行結算，取回貯存之殘銀，實數金額只有二十五佛郎。」

在赤利希以前，他曾住過伯恩，關於他住在伯恩的情形，馬克蒲拉得也有這樣的話：「列寧在伯恩時，租了兩間房子，我那時遇見過他搭飯的女主人說：列寧住在伯恩的時候，她只供給他們夫婦二人以及岳母三人的晚飯，飯錢每人每天八十瓩起碼，即大略一角六分。據她說：列寧一家，早飯和晚飯，都是他自己弄的。」

「伯恩某處有一家咖啡店的主人對我說：『我很記得列寧，我記得他常常來吃咖啡，或看報，或與僕役談天；他常常是形容憔悴，衣服垢敝。當時那些吃咖啡的人們，沒有一個想到列寧是比他們偉大的人物；他們都想列寧是和他們一樣的人，實在列寧也是和他們一樣的。』」

十三 在回彼得格勒時所謂「德國偵探」的列寧

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的夜間，列寧回到彼得格勒了。

六月革命的結果，產生了克倫斯基政府；瑞士的一切社會主義團體（除了愛國的社會主義者）；都為幫助俄國亡命者回國，共同組織了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任務，主要的是幫助亡命者募集回國的旅費；同時又向法、英、瑞士等國政府請求准許他們通過亞爾罕格規則回彼得格勒；可恨協約國政府，竟公開拒絕他們的要求。於是瑞士的社會主義者，只得同德國政府商議，結果由俄國臨時政府允許釋放同教的德國非軍事人員的俘虜為交換條件，才允許俄國亡命者通過國境。

於是有一百個俄國的亡命者，就乘火車經過德國而返國了。七月間又有三百亡命者通過德境歸國。這就是那有名的所謂列寧坐一封印的客車回國的傳說。這更有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在這些回國者當中，有許多多數黨和克倫斯基政府擁護者，尤其有趣的，是那反對列寧最厲害阿克塞列路德和馬爾托夫二人，也同列寧坐在同一車子上，一塊通過德境回國。

實際上列寧對於德國帝國主義者，也同對於其他各帝國主義者一樣憎惡。

在大戰開始爆發時，列寧曾被奧國政府逮捕，在嘉里奇拘留了兩星期。當他通過德境時，高德曼等社會黨名士都跑到車裏，表示歡迎列寧。但是列寧對於這些紳士們很不客氣的回答道：「我不願同通敵的人們講話，要接近我的人，請他們自己把身子洗得清潔一點！」

列寧爲急於參加祖國的革命，通過德國和協約國，本來不應該成什麼問題的。可是列寧的敵人們因他通過德境，造出了一種對於列寧最無恥的污蔑，說他是「德國的偵探」。關於這種污蔑，當時有德國的派爾，罕茨台，法國的安利·基爾保，波蘭的布龍斯基，瑞士的普雷丁四人共同簽名的申辯書發表。這個申辯書，後來又由六個社會主義著名事實，即是：斯脫克雷姆的市長林脫哈格，瑞典社會民主黨斯茨譯姆，芬蘭組合委員長喀列孫，「傅利路肯」雜誌的主筆富列·納爾曼，「斯脫喀列肯」報的主筆其爾邦，挪威的惠薩。

如此，在二月革命發生一個月後，列寧就回俄國了。他那種銳敏的眼光，在這一次革命的濤聲之中，第一件看出的的是什麼東西呢？從此以後，列寧的傳記，就編入革命史裏去了。

十四 革命前夜：「一切權力歸蘇維埃」

列寧從瑞士回國不久，就召集多數黨和少數派的聯席會議。他在當時的演說中，說明「拋棄歐洲的德謫克納西那種種污穢的衣服的時代到來了。」他主張當時的革命有進展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而且主張俄國勞動無產階級革命，全歐的工人階級都會起來響應的。這種議論，當時很使大家驚異。列寧回到祖國來，在革命的煙霧中，看出了誰也不能看出的東西，就是這一點，即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必要的。列寧是在革命開始時，就已深深地認定了的，剩下來問題，只是怎樣把

掘適當的時機。

可是，在一九一七年的春天，有不少的多數黨人也把這次革命，看作只是資產階級對於沙皇專制的政治革命，所以列寧在多數黨與少數派聯席會議上的演說，就是在多數黨內部，也有少數人不能擁護列寧的意見；如蒲爾騰蒲爾，斯鐵克羅夫等人。當時完全贊成列寧主張的，當然也很多，科倫泰夫人也是列寧主張最堅決的擁護者。

一九一七年七月，彼得格勒的柯爾里洛甫軍隊舉起了反對革命的叛旗；當時俄國共產黨中央也全體一致反對立刻奪取政權。列寧當然是這種意見的主要支持者。可是到了七月十六日，一般羣衆的革命熱情，愈是增高了，於是列寧確定了自己的根本主張。那天他在陶里德宮的休息室裏同多數黨的一些重要幹部商談，他一面笑，一面說：「現在幹起來不好麼？」接着又說：「不，現在奪取政權，沒有辦法，而且沒有用處，前線上的士兵羣衆，還大多數立在我反對的地位，他們有可

能回頭向彼得格勒進軍，屠殺工人階級哩……一實際上，兩三個月以後在俄國成熟的革命形勢，在七月間還沒有完全成熟，那時若動手奪取政權，一定只有失敗。列寧比什麼人都能明白這件事。總之，列寧對於無產階級應否實行專政的問題，早已沒有一點躊躇了。他所猶疑不決的，只有一個問題，就是奪取政權的時機，能否早一刻到來的問題。

七月十六日的夜裏，列寧一個人拿着稿子到「普拉夫達」報的編輯部來，過了三十分鐘，志兵就跑到編輯部搜查。十八日晨，季諾維埃夫被黎培兒帶到參謀部，審問十六日發生的事情，過了一點鐘，對於多數黨，就實行大檢舉。

列寧起初不肯躲避，因為多數黨中央不允許他的安全發生問題，於是他只得依照中央的命令，暫時避開一下。這時列寧對于少數派和右派社會革命黨，還沒有失去最後的一點信任，以為自己不躲避，不會有什麼事情；可是過了一星期以後，列寧對季諾維埃夫說：「我一時信任那些東西，自己打算不躲避，這是何等的呆笨。」

啊，我們此後，只有同他們實行解決無情的鬥爭。

七月叛亂失敗之後，克倫斯基政府：反動色彩，愈是濃厚了，列寧的生命，爲反動份子所覬覦，於是列寧不得不再行亡命芬蘭了。

柯爾尼洛夫的七月叛亂以來，尤其是從九月底起，列寧才向勞働者申說奪取政權的必要。不久列寧發表了一篇論妥協一的文章，向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作最後的勸告：告訴他們同資產階級斷絕合作，拋棄叛變無產階級的政策，反抗柯爾尼洛夫等走狗，從新擁護無產階級的利益，可是這兩個黨派，已經腐爛不堪了，他們已經賣掉靈魂，所以終於不能接受列寧的忠告。

於是列寧就從芬蘭亡命所在地，寫了一封緊急的信寄到黨的中央委員會，主張現在已經到了不許絲毫猶頂的時期了，應該堅決的包圍全俄民主大會，會場亞歷山大劇場，用暴力掃蕩一切妖氛，立刻奪取政權。

可是在這個時候，黨的中央委員會，還沒有贊成列寧的意見；差不多全體中央

委員們還相信太早，因為他們以為此時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還是佔優勢。然而列寧却以為一刻也不能猶豫了。於是他並不同什麼人商量，急急忙忙的從芬蘭回到彼得格勒。這時克倫斯基和亞布克信却夫，已經準備好逮捕列寧的命令。而列寧則躲在秘密的地方，準備暴動，同躊躇不決的人們爭論，向遠處不進的人們叫吼，極力宣傳立刻暴動。

十月尾，在彼得格勒發生了一種自發的大示威運動，於是黨的中央討論立刻行動問題。二十三日繼續開了一整夜的會議，這次黨內的一切知識份子，領袖，彼得格勒勞動者的代表，首都衛戍司令部士兵代表，都出席了會議，知識份子當中只有列寧堅決主張立刻暴動，就是士兵同志開始也是反對的。結果，主張暴動的提議，表決沒有通過。但是列寧堅決地要求立刻奪取政權，痛斥了任何暴動延期的情緒。於是有位天才工人的代表突然立起來了，他的表情，非常忿激，他用很銳利的語調叫道：「我代表彼得格勒的工人階級講話，我們是贊成暴動的，不管各位的

意思怎樣？可是如果你們持取袖手旁觀的態度，讓工兵蘇維埃被敵人破壞，那麼老實說，我們完全用不着你們了。」這一個工人的驚人的演說，馬上轉變了會場的情緒，接着有好幾個士兵代表附和他的意見，又把暴動的提議重新拿來表決，結果，列寧的主張（武裝暴動），完全勝利了。

但是梁查諾夫，康米轟夫，季諾維埃夫等，反對武裝暴動的決議。十月三十一日早晨，在拉博其，普特裡（即工人之路）上，發表一篇「告同志書」，這篇論文，實在是「世界上空前的最大胆的政治宣傳的歷史文獻」。列寧在這篇公開的書信中，用很得意的平易明快而有力的筆法，指出梁查諾夫，康米轟夫，季諾維埃夫等機會主義錯誤，要求把康米轟夫，和季諾維埃夫這兩個工賊開除出黨。

十月二十四日（即十一月六日）列寧召集多數黨各領導工作同志來到自己的家裏，磋商關於暴動各種問題，說明京城內面的情形，並給他們具體正確的指示。列寧在這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議裏說了這樣的話：「十一月六日嫌太早，我們暴

動，不可不有全國的羣衆基礎，六日全俄蘇維埃大會的代表還沒有到齊；但是，十一月八日又未免太遲，這時大會已經組織好了，在包含多數人民的一個龐大組織系統裏，是很難採取神速果斷的手段，依我的意思，我們不可不在七日這一天行動起來，我們應該向大會代表說：『這裏有權力，你們各位對於它採取怎樣的態度？』

……」

到了現在，誰都承認列寧的主張完全正確。乃是非常簡單明瞭的問題。如果俄國無產階級那時不依照列寧偉大的指示，實行奪取政權，他們必定會被蘇莫科夫及巴爾曼斯基等惡魔打得頭破血流，長久沒有復仇的辦法。歷史已經明明白白而且一點也不含糊地把這個問題提到俄國無產階級的面前了。不是無產階級這樣幹，就是資產階級那樣幹，不是害怕工人階級的利令人非常憎惡的資產階級專政，就是毫不留情的消滅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專政。

現在固然大家都明白了，但是當時捲入漩渦中的人們，有的主張等待一星期，

有的主張立刻動手，有的主張永遠不能動手等複雜意見中，指出「修正確道路而加以確定的，實需要對審精確的眼光，和天才的判斷。同時爲了突破一切障礙，在預定的時間內，發動偉大的革命，也需要有對審的那種不屈不撓像鋼鐵一般的堅強意志。

在十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二十五日這個緊急關頭的兩天，以及在以後消滅克倫斯基進攻彼得格勒的時候，列寧不便在政治上指導了，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工作，而且曾經實際地指導它來制定軍事動作的實際計劃與辦法，並且指導它來實現這些計劃和辦法。

十月二十五日（即十一月七日）在俄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日，列寧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作了一個演說，這是他從「七月事變」以後公開向彼得格勒工人說話的第一次。第二天，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根據列寧的報告，通過了幾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法令，如和平法令，土地法令等等。代表大會組織了「工農政府」，人民

委員會，公推列寧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繼任此職多年，一直到他逝世的那一天為止。

十五 在克里姆宮的生活·反革命者的暗算

列寧把社會生活中所應用的嚴格紀律，同樣的也應用在自己的私生活上。蔬菜湯，黑麪面，茶，粥，這是斯魯爾尼（多數黨的大本營）人們的伙食，也是列寧夫婦及其妹子的食品。斯魯爾尼的革命家每天工作十二小時至十五小時，而列寧的工作每天從十五小時至十八小時。他自己每天要寫好幾百封信；當他埋頭做事的時候，非常專心，什麼事情都忘記了，有時連吃飯也不記得了。所以他的夫人，往往等別人同他談話的時候端茶給他喝，她說：「同志！不要忘記，請吃茶吧！」列寧所領受的食糧分配額，同普通人一樣；茶裏常常不放糖。士兵和傳達者，往往睡在露天監

下，有時列寧夫婦也是這樣。他們感覺到疲乏了，就倒在睡椅上睡一覺。因為他害怕發生什麼急事，時常不脫衣服睡。列寧所以忍受這種物質上的痛苦，無非是要以身作則的來實現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威廉姆斯說：「共產主義的第一個原則，就是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們，報酬不許超過普通工人的報酬以上……我曾經住過俄國的國營旅店，當時列寧也住在那旅店的樓上。從前那些奢侈的菜單完全取消了。現在只有湯和肉，或是湯和粥了。不管是人民委員，或是菜館裏的堂倌，所吃的東西，都是一樣。爲什麼這樣呢？因爲共產主義者的信條，是「在還沒有到一切人都充足夠。麵包的時候，什麼人都不許格外有點心吃。」有時連爲供給人民最低限度的食品都不夠，雖然如此，但是一般的人，也還能得到和列寧一般多食品，即使有時整天不煮麵包，列寧也同樣的整天沒有麵包吃。

共產黨的領袖，常有生命的危險，不用說，資產階級的刺客，第一個要動手的對象，當然就是列寧。

威廉姆斯說：「我問過好幾個共產黨員，刺客究竟知不知道這危險呢？」他們這樣回答：「他本十分知道，可是他却一點不擔心，什麼事情都不能煩惱他的心」。這話真不錯。」

國內反革命者和外國的帝國主義者要想暗殺刺客也不知道有多少次數，可是沒有一次不失敗的。一九一八年八月末日，幾乎要成功了。這一天刺客在彌赫爾孫工廠，向一萬五千勞働者演說，演說完畢，出了工廠，剛一坐在汽車上，就有一個姑娘，手裏拿着一張紙條，好像要信請頓首的樣子，很快的跑到刺客的前面。等到刺客預備伸手去接那一張紙條，另外有一個姑娘（即奧拉加普浪）出現，對刺客連打三槍。其中二槍，不幸正打中了刺客。當時他就昏倒了。於是就有人將刺客送到克里姆宮去。那時他出血很多，非常可怕；可是他却不很知道，還要主張自己登上台階，他像瘋，比他想的，要厲害得多。在那兩三星期中，他幾乎要死。威廉姆斯說：「反動的黑暗勢力，傷害了『民衆內自由和燦爛』的偉大底人物，自然會激起廣

大民衆的憤怒，用『赤的恐怖』去答覆無恥的資本家和皇黨。爲贖還『殺害人民委員和企圖暗殺列寧』自然不能不支付許多資本家的生命。在這人民的熱狂當中，俄國最冷靜的人，我敢說只有列寧。」

列寧在生命危篤狀態的時候，醫生命他攝取一種滋養物，但是這種滋養物在規定食類裏上是買不到的，這種滋養物只有到市場裏向投機的商人購買。可是列寧，雖經許多朋友勸導，也一點不聽，凡是在食類額規定以外的東西，斷斷不肯上口。

就是到了以後，健康大體恢復了的時候，他實有增加營養的必要，因爲列寧總不肯受定額以上的麵包，所以他的夫人和妹子，都擔心起來，於是她們想出一條計策了。什麼計策呢？就是列寧平日都把麵包放在抽屜裏的；等到列寧出外的時候，她們私下跑進他的房子裏去，把別的麵包添放進抽屜裏，這麼一來，因爲列寧每天只知道熱心做事，不覺得抽屜裏的麵包增多，因此從不知不覺中吃了定額以上的麵包了。

「列寧寄歐美勞働者的信裏，這樣的寫着：『俄羅斯民衆，從沒有苦過像今日這樣由聯合國的軍事干涉所發生的悲慘，也沒有經過今日這樣的飢餓。』然而寫這封信的時候，列寧也是同一般民衆忍受同樣苦痛的。」（威廉姆斯）

十六 俄國革命與列寧

如果在革命的時候，也不能不承認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實際上也是不能不承認的。在這種承認一個人在歷史中作用的範圍裏，那麼十月革命，十分之九是列寧的事業。

當康米轟夫，季諾維埃夫說：「十月革命成功不可能」的時候，列寧獨主張「失敗不可能」。後來大家都承認列寧的主張，是完全不錯的。共產黨員的鑄袖一觸，資產階級政府，就如枯葉般的飛散了。當時俄國共產黨內又有人說，縱能奪取政

權，也不能維持政權。列寧回答道：「每天都有新的力量加入到我們裏面來。」這也
是列寧的見解不錯的。

如果說成就十月革命的人是列寧，則挽救這次革命的也是列寧。當一九一八年
春，關於對德國帝國主義打仗或講和的問題，這是俄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必須堅
決解決的一個危迫的問題，或是打仗或是講和，當時列寧仔細研究了俄國軍隊的情
形，深信紅軍戰鬥力之完全消失，所以他堅決地主張馬上簽訂一種嚴重的割地賠款
的和約，以便獲得一個休養的機會，聚積力量與鞏固國防。起初只有史大林，季
諾維埃夫等少數人擁護列寧的主張，而中央大多數黨員及大多數黨員，特別是托洛
茨基和布哈林，都竭力反對列寧的主張。他們反對的結果，使得德國軍隊更加緊了
進攻的行動，而各道防線上的俄國軍隊大批逃遁和驚惶起來了，一直到這個存亡的
關頭，再加上列寧又以辭退中央委員和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相威脅，列寧才能經過
中央通過一個關於講和的決議。假使當時沒有列寧，俄國無產階級政權，不知會弄

到一種甚麼地步了，那種情景，實在不容易想像。

成就這種專業的人，有獲得不朽的生命的權利。當列寧負重傷同死鬥爭的時候，其餘的人都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好像無益的東西，多餘的東西。這也是實在的情形。列寧雖是傷制嚴重，生命垂危，但是他那副強健的身體，很快的就戰勝了這種嚴重的傷痕。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列寧發生了第一次的溢血症，是年夏，他的病狀，稍許好了一些；同年十二月十六，在列寧的獨子裏，發生了第二次溢血，使他的右手與左手都廣腫起來，不得不久困在病房裏。一九二三年三月九日，他又發生了一次溢血，結果，使列寧失去了講話的能力，身體似乎已經不可救藥了。在這種危急的情形之下，他不得不移居到高爾基休養所那裏去（這是過去的貴族宮室，維莫斯科三十俄里），經過了長期的非人的痛苦生活以後，健康稍許恢復了一點，但是這只是表面的恢復而已。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寧的腦病忽然劇烈的變化，接

着發生了一次新的溢血，是日下午六時五十分，列寧便與世長辭了。

列寧之死，在全世界引起了極大的影響，蘇聯工人階級以二十萬工人加入波爾什維克黨來回答列寧的逝世！

列寧主義偉大的精神，一定可以指示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最後征服那些摧殘人類正義的一切仇敵，因為它是世界革命的大旗，他不但是俄國人的，並且是東方人的，西方人的，中國人的，和印度人的。列寧主義是達到人類解放的工
具，列寧是永遠不死的！

無產階級革命萬歲！

偉大的世界革命的導師列寧萬歲！

附錄 列甯論中國（論文五篇）

中國的戰爭（論文一）

俄國與中國戰爭已告終止。在許多軍事區域發布動員令所費計數百萬盧布，派遣數萬軍隊開赴中國，屢開戰費，屢獲勝利，此種勝利，不僅是戰勝敵人的常備軍並戰勝敵人的義勇軍隊，尤其是戰勝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民，淹沉於海並擊斃婦孺，至於強劫皇宮與商舖更是意中事，而俄皇政府和仰承鼻息的報紙均大聲疾呼的慶祝勝利！俄羅斯仁德軍隊的新戰功，歐羅巴降服了野蠻的新中國，俄羅斯在遠東文化之使命得到新的成功，歡欣正是達於沸點呵！

然而在這種歌功頌德的慶祝聲中，並不會聽到覺悟工人的聲響，這覺悟的工人以是代表數百萬的工人羣衆；因為現在政府之所謂新勝利，其負擔完全直接歸於數

百萬工人羣衆的身上，既從工人羣衆中徵收兵員赴遠道，並尙須徵收重稅以彌補數百萬的戰費，我們試探究這個問題，社會主義者對於這次戰爭應表示怎樣的態度？戰爭究竟爲誰的利益而戰？俄羅斯政府所抱之政策究竟有怎麼樣真正的意義。

俄皇政府倡言、俄國並非與中國開戰，祇是爲征服中國的橫暴，肅清中國的反叛，及輔助中國正式政府以使恢復國家的安寧而已；固然雖無正式的宣告戰爭，但是實際上的軍事行動又與開戰有何區別？我們試想中國人民爲什麼反抗歐洲人？英人法人俄人日人要肅清中國的叛亂究竟從何產生？主戰者倡言黃種人仇視白種人，中國人仇視歐洲文化。誠然不錯，中國人是嫉惡歐洲人，然而究竟爲什麼嫉惡歐洲人，所嫉惡者究竟爲何等的歐洲人？中國人並不是嫉惡歐洲民族，蓋彼此間並未有何種衝突，其所嫉惡者乃是歐洲的資本家和代表歐洲資本家的政府，此輩誇美昌明的文化，到中國肆意誑騙和竊盜虐待，此等貪慾無厭的歐洲人在中國豈有不使他們嫉惡的嗎？對中國開戰乃爲奪取權利，爲要自由販賣鴉片權藉以昏迷中國人民，利

用基督敎 假面具藉以達到盜竊政策之實現，這又豈有不使他們嫉惡？嗎？此種盜竊政策在歐洲資產階級政府固早已實行於中國，而又有俄皇專制政府參與其列。

殖民地政策，就是盜竊政策，凡是資本主義發達愈快的國家，他便很快地侵入到殖民地，在那些工業發達後，彷彿族長政治制度的國家中銷磨工業生產品以攫取利潤，資產階級政府爲了少數資本家的貪婪即開無理的戰爭，驅軍隊於近赤道的反常氣候中以致疾病，從人民身上搜刮數百千萬款項投向殖民地作爲開拓經濟，使土人不得不起暴動，使土人因飢餓而致死，試想印度土人反抗英國之暴動及現在英國對巴魯的戰爭等等印度人之飢死者更不知幾何！

現在歐洲資本家貪婪殘暴之手伸向中國去，俄皇政府不啻參與前列而尙欲竭力表示並無野心，試問奪取中國的旅順口和福建滿洲鐵道由俄國軍隊保護，這也可說是無野心嗎？歐洲各國政府繼續拚命掠奪取中國領土（錯了！錯了！是租界！）所以風聞中國將遭瓜分之禍，其實揭破文飾之欺，歐洲各國政府早已開始瓜分中國了。

(而俄皇政府又站在他們的前列)，祇是非公開的瓜分，而是暗中如偷兒一般，彷彿是偷兒竊屍體，而這個假屍體忽然要起反抗，就立刻如對待野獸般的攻擊，燒毀村落，淹沉平民於黑龍江，槍斃和殘殺手無寸鐵的平民及其家屬；此種基督教之勳功甚烈，同時尙大聲呼着打倒野蠻的中國人，莫非野蠻中國人深想舉手打擊歐洲文明人麼？

俄皇專制政府在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二日遞給各國照會說：「俄國軍隊占領牛莊及東三省一帶乃爲防禦中國叛亂的攻擊計而爲臨時的辦法，此種辦法並非帝國政府有什麼野心政策，野心政策乃爲絕對的所不取。」唉！可憐無告的俄皇帝國政府這樣基督教仁德行爲而他人還是這樣不公道的對待屈辱於你啊！他亦曾於數年前極仁德的佔領旅順口，現在又極惡毒的佔領了東三省，在與俄國毗連的中國區域，駐有由俄皇政府所派的一般俄國軍官工程師及大包作者，而此輩對待中國人民的行爲，直使各國周知的誠實中國人民亦起反抗，建設中東鐵路時，中國工人每日工資祇領

一毛錢，這又都是俄羅斯的仁德呵！

俄皇政府此次在中國實行汪安政策有怎樣的意義呢？此種政策對於誰有利益？這就是爲了少數資本家與中國通商之利益計；一般工廠主以生產品運輸到亞細亞，少數大包作者因承辦製造緊急軍需品以賺得無數金錢，亦均有利益（現在有幾個軍需工廠製造軍需品，其生產率達到最高率，工人不足，則又招募臨時包工）。還有一部分朝廷貴族高等文武官吏趁看冒險的投機政策以冀得功升級而遺留聲譽給子孫，故俄皇政府毅然決然犧牲全國的利益於少數資本家與官僚；由此可知專制制度的沙皇政府，時常跪在大資本家和朝廷貴族之前以處理國政，蓋此種政府均由於奴隸性的官僚組織而成。

俄國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者對於在中國勝利有怎樣的利益呢？是驅派勞動者赴戰場，一方增加國稅並募公債以彌補戰費，結果是數千家庭的破產，一方資本家的實力伸張尤得壓迫工人，而工人生活狀況，更一天比一天困難。至於農民每年死

亡者更多，在西伯利亞發生飢荒，這均是與中國戰爭之現實的效果，而將來尙不知伊於胡底呵！俄國一切奴隸成性的報紙雜誌，如不得政府官僚之許可，任何消息，亦不得登載，故此次戰爭人民負擔幾何，我們不能知道確實的統計，但是戰費必在數百萬盧布之數可無疑義，有人謂政府共支出戰費一萬五千萬盧布，有未頒布之論旨在案，現在戰費每三四天需費百萬盧布云。政府用鑄錄必較的方法，截斷了供給飢餓農民的救濟費，縮減了普通教育費，并極力榨取國有工廠工人和郵務職員等等的血汗，直如富農壓迫貧農一樣，將所剝削的以之彌補戰費；財政總長波來宣布一九〇〇年國庫剩餘二萬五千萬盧布，至今已空無所有，故政府不得已發行公債並增加國稅，因財政竭蹶而縮減必要之政費，停止建設鐵路，由此觀察政府或將頻於破產，但是不顧及於此而抱侵略政策，此種侵略政策，不但需鉅大之經費，並且將來還能惹起更凶險的戰爭，蓋此次聯合攻擊中國之列強，因分贓不均，而彼此已有爭端，誰又能知道他們的爭端將達如何程度呢！

沙皇政府對中國之政策，不但具犧牲人民利益而已，尤其最毒惡人民政治的覺悟，蓋凡是以武力掩護的政府必常是壓制人民的滿意，故他們早知此中暗味無論如何終是不能消滅人民的不滿意，因此祇能將人民對政府不滿意的傾向轉移目光到其對象，故運用一切政策，如煽惑大俄羅斯對於猶太民族之仇視是；而下流報紙竭力嗾使人民反對猶太人，譴道猶太工人不是如俄國工人同樣受資本家的壓迫與警察或政府的虐待麼？而在現在報紙上又極力鼓吹反對中國人，宣傳黃種人的野蠻，黃種人對文化之仇視，俄羅斯為要教訓他們計，軍隊何等的勇敢與他們對戰等等，這是何等堂皇！通訊記者蹲伏政府肘下，並跪在錢囊之前，煞是賣力，用盡平生精力，欲使俄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發生嫉恨心，但是中國人民絕未嘗有壓迫俄國人民，亦無採取任何方法以資壓迫的事實；而中國人民自身亦如俄國人民同樣受着痛苦和危害，亞細亞式的政府從飢寒的羣民中逼迫着輸稅，對於人民之傾向自由則以武力壓迫之，另一個危害則是資本家的壓迫，這個資本家的壓迫亦漸輸入中國。

現在俄羅斯工人階級逐漸由黑暗政治中露出頭角來了，但是人民羣衆仍然禁伏於黑暗政治裏，故有覺悟的工人，應竭力反對蠱惑民族間之嫉視，並須反對那般遮掩工人羣衆目光的真正仇敵，這是他們的任務。沙皇政府對中國之政策，是萬惡的政策，將更使人民破產，還更誘惑人民，還更壓迫人民；沙皇政府不但使俄國人民奴隸化，並且派軍隊赴其他民族蠱惑他們的反抗使之奴隸化，（即如一八四九年俄國軍隊干涉匈牙利的革命運動。）沙皇政府不但是輔助俄國資本家壓迫本國工人，纏綁工人手足，不使彼此聯合共同防禦，並且爲少數財主和貴族的利益計，派遣軍隊到其他國家去。

勞動人民羣衆若要解脫這戰爭的新的枷鎖祇有一個方法：「召集國民代表大會」此國民代表大會，即能斬斷政府的橫暴，使他不僅注意在朝廷羣狗的利益上。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作。

復興的中國（論文二）

文明先進的歐洲厭惡中國的復興，四萬萬落後的亞細亞人已經得到自由，覺醒到政治上的活動，占全地球人口四分之一的民族已從睡夢狀態中回復到光明的爭鬥運動了，但文明的歐洲絲毫不顧，直到現在，甚至於法蘭西共和國亦正式承認中國為共和國，聞法國國會對此事件即將提出質問。

歐洲此種冷淡態度怎麼解釋呢？就是因為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統治下底歐洲，已四分之三算是腐朽了。他將自己的「文明」賣給那些冒險投機者以為壓制工人階級的嚴酷手段為要賺得百分之五的利率，此種資產階級視中國為一片捕獲品，而此一片捕獲品自俄羅斯親密的抱着蒙古後，德國，英國，日本恐怕都要來攘奪撕裂。但是中國的復興運動總是向前進展的，現在已開始選舉國會，這是君主獨裁制，亦不是直接選舉制，祇是年齡二十歲以上在選舉區域內居住二年以上者，方得有選舉

權，以每年繳納直接稅二元以上，與有不動產價值五百元以上者方得有被選舉權，先行初選，由初選而複選。

此種選舉權極明顯的表示資產階級與富農同盟，而毫無無產階級的權利，我們考察中國政黨的性質亦能看出這種情形，在中國政黨有三：

第一社會黨：實際上該黨的性質，絲毫沒有社會主義的彩色，如俄國民粹派社會主義者一樣（我們社會革命黨，十分之九亦是這樣情形），這是小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黨，其重要的要求是中國政治統一。社會工商業的發展，（這一句雲霧中語，亦如我們社會革命黨所倡「平均」與「勞動原始」同為渺茫之言）維持國家與國際的和平。

第二自由派：他與社會黨聯合在一起為國民黨，在第一次國會中占多數分子，該黨首領為著名的孫逸仙博士，他現在正規畫廣大的鐵路建設計劃（俄國民族社會黨注意呵！這計劃對建設鐵路是為熟過資本主義的運命計。）

第三共和黨（即進步黨由「共和」「民主」「統一」三黨組合而成）：該黨在政治上
是騙人的招牌之一，實際上該黨是爲守舊黨，他是依賴大部分官僚大地主和中國北
部資產階級——卽就是那些最落後的。反之國民黨是爲中國南部工業發達之先進政
黨，國民黨重要憑藉的基礎是農民羣衆，他的首領是曾受海外教育的智識份子。

中國自由黨是從農民的德謨克拉西與自由資產階級聯盟而得，但是沒有無產階
級政黨的領導，農民能否堅持德謨克拉西的戰線以抵抗那持有機會卽右傾的自由資
產階級——這必須爲最近的將來。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作。

亞洲的醒悟 (華文三)

中國不是早就以整世紀完全停滯的國家著名嗎？但是現在中國的政治生活却沸
騰起來了，社會主義及德謨克拉西的興起，好似大海奔濤有一日千里之勢。隨着一
九〇五年俄國運動之後，德謨克拉西革命馬上普遍於全亞洲，如土耳其、波斯、中

國等，甚至在英屬印度這種趨勢也一天比一天增長起來。

革命的德謨克拉西運動，現在又行到荷屬印度、爪哇及有四十萬人口的荷屬的其他殖民地內，這到是很有趣味的。

負擔德謨克拉西運動使命的，第一，是爪哇的國民羣衆，因為他們在同教廣域之下已經組織國民運動了。第二，資本主義從歐洲人的風化中創出了本地的知識階級，他們都力爭荷屬印度之獨立。第三，許多在爪哇及列的島的中國人從本國帶了革命的運動來。

因此在革命未到以前，這個時期的普遍現象就開始了；聯合會及政黨極快的產生出來，政府禁止他們，因此反抗愈烈，甚至發生新的運動。荷屬政府因見「印度黨」的章程及黨綱中都有獨立的話，所以在過去不久把他就解散。荷屬的德基摩爾（順便說一句，宗教派及自由派都是贊成他們的；歐洲自由主義者腐朽了！）在這裏看出這是脫離荷屬的罪惡了！解散後的政黨，自然改一個名稱又復活起來。爪哇

也組織得有一種工人的國民聯合會，有會員八萬人，並常常招集羣衆會議，德謨克拉西運動之增長是不能却止的。

世界資本主義及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運動把亞洲完全搖動了。幾萬萬沉睡的人民醒悟過來了。他們從新生活的路上走去，爲人類第一步的權利，爲德謨克拉西而奮鬥。

世界各先進國家的工人，應很有趣味，很有精神的注意全球的及各種形式的世界解放運動之增長。歐洲的資產階級，因爲懼怕工人運動的力量，於是與軍閥，神父黑暗勢力擁抱在一塊，替代這腐敗的資產階級而起的，就是歐洲的無產階級及那些依靠自力信任羣衆的青年的亞洲各國底德謨克拉西。

亞洲的覺悟，及歐洲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奮鬥之開始，要占二十世紀初世界歷史的一個新篇章。

一九一三年五月七日，發表于「真理報」。

落後的歐洲及先進的亞洲（論文四）

這幾個字對看起來，彷彿是不合理的；誰不知道歐洲的？但是在這個题目的幾個字裏，却含有苦的真理。

在文明的先進的歐洲，有極發展的技術，有極豐富的各方面的文化及憲法，現在却到了一種歷史的時期，使資產階級因懼怕那漸漸增長和鞏固的無產階級，不得不擁護一切落後的，死了的中世紀的寶物；停滯不前進的資產階級與一切停滯不前進的勢力聯合起來，以保存那動搖不定的罪備奴隸。

在先進的歐洲，是擁護一切落後的東西的資產階級在那裏橫引。歐洲并不是因為資產階級才是先進的，而實在是因為反對資產階級才是先進的。只因爲有一個無產階級在那裏爲爭未來的幸福而奮鬥，只有它在那裏堅持并擴張它對於落後，野蠻，特權，奴隸以及人對人的屈辱之仇視的對抗。

在先進的歐洲，只有無產階級是先進的階級。活着的資產階級預備擁護一切罪行，罪惡，想借此逃避快要滅亡的資產階級的末運。

也許還可以舉一個比較顯著的例子，來證明歐洲資產階級之腐敗，如爲了財政的分割及資本家利益的關係，歐洲的資產階級居然擁護亞洲的黑暗勢力。

亞洲各處現在都發生了德謨克拉西運動，并且日見擴大，日見鞏固，那裏資產階級還是與人民攜手去反抗黑暗勢力。幾萬萬的人們都醒悟到新生活，光明路上了，這個世界運動在一般覺悟的工人們心中，是多麼愉快呵！他們知道：要達到集合主義，只有經過德謨克拉西的道路，所有誠實的民主派，對於青年的亞洲，又是多麼表同情呵！

但是先進的歐洲呢？他掠奪中國，幫助德謨克拉西的仇人，中國自由的仇人。這裏有一篇簡單的却又極有教訓的小販。中國的新外債，都是反抗中國德謨克拉西的，歐洲幫助袁世凱，準備實行軍事專政。歐洲爲什麼幫助他？就是因爲可以

分一點利潤。中國借了一萬五千萬盧布的債，都是按照八十四盧布爲一百盧布計算，這就是說：「歐洲」資產階級給中國人二萬一千萬盧布，而從中國取得二萬五千萬盧布，你看，在一個星期內就可以得到四千萬的純利，實際上，這是什麼「純利」呢？

但是假使中國人民不承認這筆債呢？中國是共和國，假使國會大多數也不承認？

呵，那時候先進的歐洲就要大聲疾呼，甚麼「文明」「秩序」「文化」及「祖國」了！那時候他就要裝着大砲與野心家黑暗勢力袁世凱等聯合去壓迫這「落後的亞洲」共和國了！整個統治的歐洲，整個歐洲資產階級，都與中國一切黑暗勢力，復古的勢力聯合。

整個青年的亞洲，換言之，即亞洲九萬萬的勞動者也有最可靠的幫手，這就是
一切文明國家的無產階級。 一九一三年五月十八日發表于「真理報」。

中國的德謨克拉斯西與民權主義（論文五）

我們在布魯塞爾社會主義報紙「國民」上見到中國臨時政府大總統孫逸仙的論文，在我們俄國看來，是特別有興趣的著作。

俗語說：旁觀者清。孫逸仙是極有興趣的旁觀者，是受過歐化的人，對於俄國情形也許他完全不知道。

但是現在這位勇進的勝利的奪取民國政權的中國德謨克拉斯西的歐化的代表，對於俄國的經驗著作與情形，是非常隔閡，毫無關係，可是他提出的問題，簡直就是純粹的俄國問題。先進的中國德謨克拉斯西主義者在文字上的表現，全與俄國德謨克拉斯西一致。他根本的意思與許多議論的表現，幾全與俄國「民粹派」成爲一體。

從旁觀察更是明顯的。偉大的中國德謨克拉斯西的主張——孫逸仙的文章正是這主張的表現，——更可使我們從新世界事變的觀點上，來觀察現代亞洲資產階級革命。中德謨克拉斯西與民權主義相互關係的問題。這問題在一九〇五年後俄國革命時期

中是很重要的。然不僅在俄國如此即在亞洲也是如此，根據中國臨時大總統的主張即是顯而易見的例證，要是以俄國、土耳其、波斯、中國的革命事變，發展來比擬，則更是明顯。俄國在各種環境中觀察起來，她是亞洲中世紀最野蠻的與最封建式落後的一個國家。

俄國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沾染着民權主義的顏色，——從他很早的唯一先驅格爾村（他是貴族）開始，到羣衆的代表止——一九〇五年農民聯合會前會員和一九〇六——一九一二年三次諸議會的勞動代表。現在我們又看見中國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同樣完全沾染民權主義的顏色。我們根據孫逸仙的文章，觀察孫逸仙理想之「社會的意義」在什麼地方，他這理想是染了世界資本主義文明潮流的數萬萬人民的革命運動而產生的。

孫逸仙論文的字裏行間，皆浸潤了勇進的真诚的德謨克拉西主義。民族革命的缺點，他是完全了解的。他絲毫沒有非政治的觀察和輕視政治上自由的表現，更毫

沒有使中國社會改造——與專制制度或中國立憲改革派合作的傾向。他的主張是替一個德謨克拉西與共和國的要求，關於羣衆狀況及羣衆爭鬥問題，完全熱烈同情於被壓迫的勞動羣衆，極相信羣衆的力量。

這偉大民族底真正偉大理想，不僅在垂憐舊的奴隸狀況，也不僅是想像平等與自由，而是奮鬥與抵抗中國數世紀的壓迫者。

我們對於野蠻的沉寂的亞洲這個中國臨時大總統，不禁引起要和歐美先進文明的各國大總統相比擬，那末這些國家的大總統一律是腐朽的資產階級的代理人與傀儡，從頭至尾都是醒血污染着的，這血可不是土耳其、波斯君主或中國皇帝的血，而是在號稱進化文明之下爲罷工而被槍殺的工人的血。

那些國家的總統——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早已把他們的少年思想與理論置之覆後，像妓女一般的賈淫到底，終于整個的賈給財主（擁有百萬或萬萬的資本案）與資本化的封建主了。

至於亞洲新共和國的臨時總統則是革命的德謨克拉西主義者，他的心充滿了公理心與英勇心，這是階級的氣概，這階級是登山的，而不是下山的，——這階級不恐怖於將來，反之，却信仰於將來，毫不恐懼而自願犧牲努力去奮鬥，這個階級對於舊制度，是非常痛恨，並且能夠把他所有箝制與摧殘新的發展的一切腐朽的窒息物完全剷除，毫不想攀援些許舊制度以保護和恢復自己的特權。

這是怎樣講呢？這難道表示物質文明發達的西方腐敗了，而神秘的宗教盛行於東方反放射光明了麼？並非如此，恰正相反。這是：表示東方已開始走出了西方的道路，新起的數萬萬人民，從此亦將向西方已創造的思想而奮鬥了。腐朽的西方資產階級，而他的面前已將產生了她的葬埋者——無產階級，現在亞洲還有足稱為真實勇進的德謨克拉西的資產階級，如十八世紀末法國偉大革命宣傳者和引動者一樣。

在亞洲還不能從事歷史進化事業的資產階級，他的主要代表或社會基礎祇是農

民。和這種農民并立的，還有自由資產階級，他的活動家如袁世凱、流人物，是慣於變節的，昨天他們懼畏專制皇帝，便俯伏奴顏的表示服從，後來見着革命力量起來，覺得革命德謨克拉西快要勝利，便棄了專制皇帝，明天又要背叛了德謨克拉西為與守舊的或新的「立憲」君主派結合以實行其陰謀。

沒有像孫逸仙的文章裏所表現的那樣真實高尚的德謨克拉西足以激發勞動羣衆起來實行奇妙的事業，則中國人民不能從古代的奴隸地位中得到實際解放。

但是中國民權派這種勇進的德謨克拉西思想，一方面帶着社會主義的幻想，抱負中國可以超過資本主義階段的希望，他方面又有急進農村改良政綱。因此這兩種政治思想成爲民權派之特色。這就是說，與德謨克拉西主義有所不同而有所增補。

那麼這種思想的發生及其意義是如何？中國的德謨克拉西如沒有廣大羣衆革命精神的興起，是不能推翻舊制度，而爭得創立共和國。這種興起，必然對於勞動羣

衆狀況表示極真誠熱烈的同情，對壓迫與剝削者引起劇烈的痛恨。懷抱這種精神的中國先進者，以及所有的中國人，於是同時受了歐美解放思想的影響。蓋歐美現時已經是要求從資本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時候，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時期，所以中國德謨克拉西主義者自然對於社會主義表示同情，於是就產生主觀的社會主義。

他們主觀上是社會主義者，因為他們也反對壓迫與剝削羣衆，但是在落後農業經濟與半封建制度的中國，在客觀條件上數萬萬人民生活上去感受的只是歷史上一種固有形式的壓迫與剝削，就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是建築在自然經濟與農業風俗統治的形式上，在某種形式上，使農民附屬於土地，即爲中國封建制度剝削農民的源泉，所有的封建諸候與君主都是這種剝削制度之政治表現。而君主是爲此種政治制度的一個首領。

由此可見中國德謨克拉西主義者的主觀社會主義的精神與政綱，實際上改變一切基礎之一的政綱，只是改變不動產的私有財產，祇是併取消封建壓迫的政綱。

這就是孫逸仙講民權主義的本質。這就是他進步的勇進的革命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土地改良的政綱；同時也就是他所謂社會主義的理論。

這種理論要是從純粹的理論觀點來觀察，就等於小資產階級的反動社會主義的理論。因為他完全是反動的夢想中國可以「超越」資本主義，并認為中國因落後關係反易於社會革命等等。可是同時孫逸仙自己毫不自覺的，極自然的把自己的反動民族派理論，又掃除得乾乾淨淨，實際生活使他又承認：「中國處於工業極猛烈（即資本主義）發展的前夜」。

「中國商業（即資本主義）將極大發展，經過五十年後，將有許多的上海出現」，即無數富有的資本家和窮苦貧困的無產階級的中心點。

現在最有興趣的重要問題，也就是一般機械式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常提出的，孫逸仙是否根據他反動的經濟原理實際的施行反動的土地政綱？

事實并不如此，用辯證法來看，中國社會關係，中國德謨克拉西主義者對西方的

社會主義表示極真誠的同情，因而造出一種極反動的理論，但是根據這超資本主義的理論，却又實行了純粹資本主義的而且是最積極的資本主義的土地政綱。

至於所謂「經濟革命」究竟是怎樣的呢？在孫逸仙論文底前段，說得非常模糊，捉摸不住。

經濟革命就是移地租（地貨）於國家，也就是本李利喬治精神用某種統一稅的方法，實行土地國有。孫逸仙所擬的關於真正「經濟革命」的內容，除此而外，別無所有。

因農村與上海土地價格的區別，同時地租高低也有不同，於是就把土地「超越的價格」作為「人民的財產」，就是說（土地私有）交於國家，換句話說，即土地國有。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改良有可能嗎？不僅可能，並且是最純粹最高度思想完成的資本主義，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和「資本論」第三卷，關於這點，曾詳細的證

明，尤其是奧羅德伯爾都斯的筆戰，在「剩餘價值」這本書上說的更明顯。

土地國有的結果，就是使絕對地代（地租）有消滅的可能，而僅保留一種等差地代而已，按照馬克思學說，土地國有是最積極的消滅封建制度土地關與壟斷，使土地底流通賣買為自由，使土地更適於市場，歷史上所有的諷刺往往如此，民權主義派標榜與資本主義奮鬥的名義，但是在土地問題方面却採用助長資本主義更迅速的發展的農業政綱。

現在要問，在亞洲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內，有什麼經濟的必要能引起這最先進資產階級德謨克拉斯的土地政綱呢？他的必要便是破壞封建制度的一切現象與形式。中國較歐美日本更為落後；則其威脅分裂與民族前途的危險亦更大。只有革命羣衆的英勇精神能在政治上創立共和國，在農村方面用土地國有方法保障資本主義過程更迅速的進行，這樣才能挽救這危險，使中國復活。

至於能否成功，其程度如何，乃是另一個問題。在各個國家資產階級的革命，

政治方面與土地方面都實行其各種不同的階段，所以也就有各種不同的結合。照國際形勢與中國固有力量的狀況來判斷，中國皇帝也許要與封建諸侯（督撫）官僚以及中國的僧侶連合企圖復辟，袁世凱（資產階級的代表，也許是由進步皇黨變為進步共和黨了，能否繼續還是疑問）將在皇黨與革命黨之間施用操縱的政策。孫逸仙代表革命黨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右農民羣衆之堅決的與果敢的獨立的發展上，在政治行動與土地改良上很正確地找出「復興」中國的道路。

最後，中國數量上如果發現多少上海，同時也就要使無產階級發展。必然也就有某種形式的中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組織，於是他亦將批評孫逸仙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與反動的觀點，同時也須要注意保存孫逸仙在政治上土地政綱上之德謨克拉西革命的精神使之永存不朽。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五日·發表于第十七期「列佛星報」。

生·的·列·覽